

能不能以一个特别会宫斗的皇上为视角写一篇宫斗文？

温怀璧年少称帝，他外表英俊、性格温和，后宫里各色各样的美人每天变着法子争他的宠。

姜虞身为他后宫三千佳丽中最为不受宠的那个，专心攒钱，不求宠冠六宫，只盼富贵加身。

谁承想，有朝一日，她身体里多了个孤魂。

那孤魂寄居于她身体里，与她共用身体，每天都告诉她他是皇帝，后宫里的女人他都没碰过，最得宠的妃子也不过是每晚跪在地上读《三字经》。

姜虞能信？呸！

她不仅不信，还对他说：「鬼哥，我觉得你也别成天做皇帝梦了，那个皇帝有什么好的？他就是个被女人玩剩下的烂菜罢了。」

这话刚说完的第二天，她身体里的孤魂就消失了。

紧接着，她从小小美人成了贵妃，还被帝王亲赐同住帝王

寝殿，真乃天大的恩宠。

她起初不知道自己是撞了什么大运，直到看见那清俊无双的帝王站在她面前，似笑非笑看着她，还同她意味不明道——

「姜贵妃，就是你说朕是烂菜？」

《宫斗作弊指南：我与皇帝共享身体的日子》（已完结，25w+长篇）

第 1 节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翠冠

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要早些，方才时值立春，明和殿外的枯枝老树上就已经冒出了些嫩绿的枝芽。

天气不冷，明和殿里的姜美人却整个人蒙在被子里。

突然，屋外传来一阵嘈杂声。

姜美人从被子里露出半个头来，快快问：「外面什么声？」

屋子里还有个宫女，那宫女语气略显不耐：「陛下突然晕过去了，现在各宫娘娘们都准备去陛下跟前伺候着，指不定就飞黄腾达了，哪儿像美人您呀？」

这明和殿里住了三位妃嫔，其余两位都是积极争宠的主儿，只有眼前这位姜美人不争不抢。

姜美人叫姜虞，德昌元年春入的宫，至今已有三载。

姜虞入宫后就没见过皇帝，封了个美人的位分就在后宫当花瓶摆设，别人认真争宠，她认真吃饭。

可眼下，向来不关心争宠之事的姜美人破天荒问道：「你刚才说朕……陛下怎么了？」

那宫女古怪地看了她一眼，惊奇道：「美人今日居然主动问起陛下，莫不是要争宠去？」

姜美人：「……」

争宠？

他温怀璧堂堂大邺皇帝本尊，向来都是别人争他的宠，他争哪门子的宠？

他正想说些什么，侧过头时却瞥见了一旁的铜镜，然后整个人像萎了一样又闭上了嘴——

铜镜里映着一张女人的脸，杏眼柳眉、白肤红唇，赫然就是姜美人的脸！

他是皇帝不假，但他现在变成了个女人。

半个时辰前他上朝的时候眼前黑了一下，再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躺在了明和殿里，最离谱的是他变成了一个女人，而且是他后宫三千摆设中的一个。

他当时看着自己胸前的二两肉，差点眼睛一闭又昏过去。

他花了整整一盏茶的时间来让自己接受现实，然后马不停蹄跑去妆台上找姜虞的钱袋子，寻思着花点钱出宫请个高人作法，好早日让他回到自己的龙体里。

然后？

然后姜虞的钱袋子里一枚铜板都没有。

真就是钱袋里空空如也，比姜虞本尊那张白净的脸还干净三分。

温怀璧揉了揉额角，偏过头去不看镜子，也不愿再回忆刚才的事情。

他又看向屋子里那个宫女，垂眸试探：「你说陛下突然晕过去了，是早朝的时候晕的？」

「是啊，说是早朝的时候晕的。」那宫女整整衣裳，眼神愈发古怪，「今儿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奴婢前些日子还偷听到您说陛下是被女人玩剩下的烂菜呢，您今儿是转了性子关注起陛下了？」

温怀璧听见宫女的话，脸色黑了一个度。

他凉凉开口：「你听错了，我那日说的是陛下英明神武。」

宫女眼神惊悚：「……」姜美人今天脑子坏掉了？

温怀璧无视宫女脸上的表情，黑着脸吩咐：「给我梳妆，我去看看陛下。」

他得去看看自己的身体。

如今他继位已三年有余，这三年里他一直在与当朝第一世家李家暗斗。

他是太后扶持上位的傀儡皇帝，但他从来不想当个傀儡。

太后也出自李家，父亲是李家家主、当朝左相，势力党羽遍布朝堂。

大权旁落，他想从李家手上把大权收回，这三年来他费尽心机、一步步踩在刀刃上才得以做到如今这步，把朝堂上许多重臣都换成了他的人。

如今李家麾下许多重臣也将被他拔除，收回大权指日可待，可他现在却突然到了姜虞的躯壳里。

宫女眼神更加惊悚，语气迷惑：「美人平日不都自己梳妆？」

温怀璧语气沉了些，里面带了些命令的意味：「让你梳就梳。」

那宫女迟疑了一下。

素日宫女们都去伺候明和殿里其余两位妃嫔了，这姜美人也不大计较宫女伺不伺候她，所以宫人们也没人愿意跟着这个不得宠的姜美人，放着她一个人在明和殿自生自灭。

但眼下「姜美人」举止怪异，小宫女犹豫了一会儿，有点怕怕的，最终还是拿起梳子给「姜美人」草草梳了个发髻。

梳妆完以后，温怀璧直接去了自己的泽君殿。

还没走近正殿，前面乌泱泱的人群中就传来个尖细的女声——

「哟，什么风把姜美人吹来了？平日给太后请安怎么都不见妹妹这么殷勤？」

说话的是李婕妤。

温怀璧听见她的声音，颇有些不耐烦地别过脸去，准备绕道走。

太后和李家为了让他好好当个傀儡，自他登基起就给他广纳后宫，各式各样的美人安排了个遍，甚至把李家孙辈的嫡女都纳进了宫。

李婕妤就是太后那个嫡侄女，叫李承欢。

因为李家的关系，这三年他经常召李承欢来泽君殿伺候，几乎是给了她独一份的荣宠，但也只是表面恩宠罢了。

他并未与李承欢有过什么亲密之举，召她来殿里也就是让她跪着读一晚上《三字经》。

李承欢对他素来温温婉婉，他倒是也知道李承欢背地里骄横，不过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着。

如今他变成了姜美人，倒是正面受了李承欢的骄横气。

李承欢见他面无表情要绕路走，于是先一步堵到他身前：「怎么，你还想攀高枝儿飞黄腾达？」

温怀璧终于抬眸看她，却还是没说话。

他咬了咬唇，原本打算隐忍一时，抬脚要走的时候却突然瞥见了自己脚上的绣鞋——

不对， he 现在是姜美人，又不是那个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的皇帝，他忍她做什么？

想着，他落在李承欢身上的视线愈发凉了些，像在看个死人。

李承欢被他看得背脊一凉，总觉得他眼中有轻蔑和不屑。

温怀璧勾了勾唇，刚想挑些话头刺刺李承欢，这具身体却在张口的瞬间突然不受控制了。

这具身体自己阴阳怪气道：「就数婕妤姐姐殷勤，妹妹哪儿有您殷勤呐？」

温怀璧：「……」这具身体别是和姜美人实时共享的吧？

他企图再控制着这具身体说句话，结果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做到。

紧接着，这具身体的手微微抬了起来，拈着张手帕掩住半张脸，慢吞吞打了个哈欠。

温怀璧破天荒地表现出自己的震惊，难以置信开口道：「姜虞？」

姜虞正回忆着自己是怎么莫名其妙走到泽君殿的，乍然听见脑子里蹦出来个男人的声音，吓得脸都白了半个度。

莫不是见鬼了？！

她还用帕子遮着半张脸，紧张地吞了口口水。

李承欢见她捂着脸不再说话了，于是也拿起自己手上金线绣的手帕捂嘴偷笑：「瞧你这寒酸样，你拿什么和我争？你根本入不了陛下的眼！」

姜虞现在没心情搭理李承欢，她把帕子拿下来，在心中试探地问那个刚才发出声音的鬼东西：「你是人是鬼？」

温怀璧又试着掌控这具身体，许久没回答她。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控制这具身体，才答非所问：「你前些日子骂朕烂菜？」

姜虞听他自称「朕」，翻了个白眼：「朕？你是不是脑子不太好？」

她和他说话都是在心里，外人听不见。

李承欢见她翻了个白眼不答话，直接生气了，伸手指着她的鼻子：「姜虞，你可真是没脸没皮，你知道廉耻怎么写吗？勾引我哥哥不成，现在还想勾引陛下当人上人？！」

姜虞这才回过神来。

她一回过神来就听见李承欢在那里提她哥哥，脸色瞬间就不好了。

李承欢见姜虞脸色变差，又走近姜虞两步，瞪着眼凑在姜虞面前：「你别做梦了，你就是个被人挑剩不要了的烂菜！」

温怀璧原本还打算说几句话叫姜虞照着念，乍一听李承欢骂她烂菜，于是先前的话也不说了，幽幽在姜虞心里问：「姜美人，你觉不觉得『被玩剩下的烂菜』和『被挑剩了的烂菜』，这两句话很像？」

他话音方落，就感觉到这具身体抓着手帕的手突然收紧了些。

姜虞掐着手帕，冷笑一声：「哦？」

温怀璧能感觉到姜虞生气了，他脑海中一瞬突然浮出了些画面——

画面中，姜虞直接撸起袖子，然后冲上去把李承欢暴打了一顿。

然后李承欢鼻青脸肿去和太后告状，太后就直接做主把姜虞打入了冷宫，每天洗衣舂米吃馊饭。

最后，画面戛然而止。

这是姜虞脑中幻想出来的场景。

温怀璧：「……」

他与姜虞共享身体和感官，好像可以在对方情绪波动时窥见对方脑内的幻想或回忆。

他正想着共享身体的机制，突然感觉到手臂一凉。

他赶紧回过神来，一垂眼就瞧见姜虞正撸着自己的袖子。

温怀璧：？

他以为姜虞真要揍李承欢，赶忙又叫她：「姜虞！」

姜虞不知道身体里这个鬼东西为什么突然叫她：「啊？」

温怀璧还端高冷帝王架子，清清嗓子道：「别冲动。」

姜虞一头雾水，撸起袖子挠了挠手臂上的蚊子块：「冲动什么？」

温怀璧这才感觉到手臂上的痒意缓解，他尴尬地咳嗽一声，嘴硬：「朕言尽于此，你若是听不懂就算了。」

姜虞：「？」这个鬼东西脑子可能真的有点问题。

李承欢不知道姜虞脑海里正在和人对话，见姜虞突然面色又平静下来，于是又气愤地把手帕砸在姜虞脸上：「姜美人，我说你呢，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姜虞直接伸手抓过那张金贵的手帕，语气不耐：「行，就姐姐会争宠，盛宠三年连守宫砂都还在，真是泼天恩宠呢。」

先前她无意间瞥见李承欢衣袖滑落，看见李承欢手臂上竟有一点殷红，说明皇帝根本没碰过她。

她一边说，一边把李承欢那张手帕举到面前晃了晃：「姐姐这手帕值不少银子，我就不客气了，改日也可以打赏宫女用。」

李承欢空着手，上前去要抢那手帕，却扑了个空。

姜虞逗猫似的把手帕装进袖子里：「妹妹当不了人上人，是个烂菜，只有姐姐您不是烂菜。」

她笑嘻嘻抬头看向李承欢的眼睛：「您是烂人。」

李承欢先前扑了个空，这会儿更生气了，直接伸手就要拽姜虞的衣服领子。

姜虞见李承欢要动手，于是直接后退了一步，叫李承欢又抓了个空，踉跄了两步差点摔地上。

她笑道：「姐姐，您怎么不长记性？莫不是因为不长记性的缘故，连自己守宫砂还在都忘了？」

李承欢心里着急，如果叫别人知道她三年都不曾和皇帝有过夫妻之实，怕是所有宫妃都会暗地里嘲笑她，也不会和现在一样对她这么恭敬。

她咬牙厉声道：「姜虞，你休要妖言惑众，我已经两个月没来月事了！」

这话语焉不详，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她腹中已经有孩子了，周围的妃嫔们听了这话，立马全都后退了几步，生怕伤了她，惹一身腥。

温怀璧没碰过李承欢，若她现在肚子里有孩子，那就是把他九五之尊的颜面踩在地上摩擦。

他没办法掌控姜虞的身体，只能自己冷声轻嘲，声音拔凉拔凉：「一个人也能怀上？」

姜虞听见他的话，能感觉到身体里这个鬼东西情绪不佳，紧接着，她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些画面来——

画面中，李承欢跪在地上，哭哭啼啼一边读《三字经》，一边问皇帝什么时候与她圆房。

可画面里的皇帝丝毫不为所动，坐在书桌前看书，半晌才抬起头漫不经心道：「爱妃哭什么，不愿读《三字经》的话，朕吩咐邓全给你换一本？」

邓全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

然后李承欢哭得更惨：「陛下！三年了，您为什么不碰臣妾？！」

最后皇帝面无表情拿了团棉花塞进耳朵里。

画面戛然而止。

姜虞品了品脑海里的画面和鬼东西那句话，眼珠子滴溜溜溜转了转。

她用手帕捂着嘴，试探道：「这世上竟还有读书读出孩子的？」

果然，李承欢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姜虞察觉到她表情的变化，语气更加笃定，讥讽道：「妹妹今日真是长见识了，原来每日跪着读《三字经》也能怀上龙子。」

她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四周站着的妃子们：「姐妹们回寝殿以后都试试啊，妹妹听说李婕妤夜夜在陛下殿中读《三字经》呢，《三字经》不比送子观音灵性？」

李承欢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姜虞！」

「姐姐急什么，好东西姐妹们一起分享咯。」姜虞乐了。

她一边说，一边凑近李承欢，目光在她平坦的小腹上打转：「姐姐腹中孩儿日后一定是个大儒吧？怎么说也是念书念出的孩子，说不定去科举还能高中个状元。」

李承欢捂住肚子，伸手按住袖子，生怕别人看见她手臂上的守宫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怀了龙子？」

姜虞装模作样：「啊，那就是读书读到夜难寝、食难安，月事不调了？」

她一边说，一边心里喜滋滋叫了温怀璧一声：「喂，鬼东西，你知道的还挺多。你说那个皇帝让人每天晚上跪着读书，他是不是不行？」

温怀璧声音阴沉：「大胆，妄议朕可是杀头的罪！」

姜虞「喊」了一声。

李承欢被姜虞气得说不出话，三两步就跨上来要推姜虞一把。

她在后宫跋扈惯了，推人打人是常有的事。

温怀璧心情不佳，也觉得姜虞欠揍，但见李承欢的手正揪着姜虞的领子，突然又反应过来——

等会儿，他和姜虞共用身体，打姜虞和打他好像是一回事。

他啐了姜虞一口，正要强行夺回身体给李承欢一个过肩摔，却感觉到这具身体已经先他一步，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姜虞可不会让李承欢得逞。

她直接先一步摔在地上，然后扯住了李承欢的手，把李承欢也拽得摔了一跤。

李承欢「啪唧」一下摔在姜虞身上，压得温怀璧和姜虞齐齐闷哼一声。

温怀璧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见姜虞声音颤抖地呻吟道：

「孩子，我的孩子……」

温怀璧脸都绿了，阴恻恻问：「姜美人，你哪来的孩子？」

姜虞没理他，又捂着肚子痛苦道：「我……的……孩……子……」

李承欢听了她的话，吓得整个人赶紧撑着身子要爬起来：「孩子？！」

姜虞见她要爬起来，又伸腿把她一绊。

李承欢「啪唧」一下又摔在了姜虞身上。

姜虞又做作地闷哼一声，哭唧唧道：「姐姐，不要压了，你压到我的孩子了……」

李承欢脸色发白，瞪着姜虞：「胡说，陛下从未召见你，你怎么可能有孩子？！」

姜虞泪眼朦胧地推了她一把：「姐姐，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你每日读《三字经》的？」

温怀璧闻言，觉得自己头有点疼。

周围的妃嫔们闻言，都开始窃窃私语：「难道姜美人与陛下？」

「我看啊，姜美人说的不假，说不准李婕妤还真是每夜跪着读书呢！」

「那姜美人腹中孩儿.....」

说到这里，妃嫔们纷纷又往后退，生怕沾一身腥。

李承欢脸色更差，撑着姜虞的肩膀就要爬起来。

姜虞直接又拽了她一把，让她摔了个狗啃泥，然后自己反身压在她身上，感慨道：「婕妤姐姐，妹妹现在也是人上人了呢。」

周围妃嫔们听见姜虞的话，有几个已经忍不住用帕子捂嘴偷笑出声了。

可不就是人上人吗？

姜虞见李承欢摔得惨，这才满意了。

她慢吞吞从李承欢身上爬起来，还暗暗用力把她压着往地上蹭了蹭，等爬起来后，她又贱兮兮伸出脚上的绣鞋给李承欢看：「姐姐，我的孩子好看吗？」

李承欢抬头看她，目光凶恶，像是要把她活吃了。

她对上李承欢恶狠狠的目光，居高临下地腼腆一笑：「哦，鞋子。」

她好像很不好意思，还挠了挠头，羞赧道：「明和殿里有几个宫女从荆楚一代来，据说她们那里口音便是管『鞋子』叫『孩子』，姐姐，我没吓到你吧？」

李承欢啐了一声，爬起身来，刚想破口大骂，就听见稍微远些的地方传来一阵脚步声，随即有个老太监尖声道——

「太后娘娘驾到！」

一时间，围成一团的嫔妃赶忙分散开来，齐刷刷给太后请安。

李承欢绞着帕子，恶狠狠瞪了姜虞一眼，也随大流给太后请安。

太后是李承欢的姑母，与李承欢长得有几处相似，保养得很好，周身自带威严。

见泽君殿前面围了一圈人，她直接摆了摆手，示意她们都散了。

姜虞跟着人群走了。

温怀璧眼巴巴看着泽君殿离他越来越远，想开口叫姜虞回泽君殿，又憋着火气不和她说话。

到了傍晚，温怀璧忍不住了：「今晚你去一趟泽君殿。」

姜虞从妆台上拿了盒胭脂玩：「哦。」

温怀璧沉默一会儿，又道：「不问为什么？」

姜虞闻了闻胭脂：「哦，为什么？」

他语气舒缓了些，隐隐还有些期待她的反应：「朕是皇帝。」

姜虞玩胭脂的动作一顿。

温怀璧见她不说话，于是哼笑一声：「怕了？你若今夜去泽君殿，朕不与你计较僭越之事。」

姜虞沉默一会儿，然后把胭脂盒子盖上了。

她跑去花瓶里拿出一打银票，数了数，惋惜道：「如果你是个
人，我还可以借你点钱治治癔症。」

温怀璧头疼，但还是耐心与她解释：「.....朕若不是皇帝，你觉得朕是如何得知李承欢的事情的？」

姜虞把银票放进花瓶里藏好：「因为你是鬼啊，鬼东西。」

她换了衣服躺到床上，窝在被子里：「如果我是鬼，天天在宫里乱飘，我知道的比你还多。」

温怀璧咬牙切齿：「等朕回到自己身体里，第一个把你打入冷宫。」

姜虞闭上眼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呢，别做梦了。」

温怀璧不说话了。

姜虞乐得清静。

夜里，她睡不着，突然想起来自己身体里有个鬼东西。

她想了想，抓着被子问：「鬼东西，你说你是皇帝，那你知不知道皇帝屁股上的胎记长哪边？」

温怀璧声音发凉：「朕没有胎记。」

姜虞「哦」了一声：「那你说皇帝是不是不行？」

温怀璧声音比刚才还凉：「朕怎么不知道自己不行？」

屋子里黑漆漆的，只有月光透过窗跃进来，落在地上成了一片斑驳光影。

姜虞裹了裹被子：「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根本不是皇帝。」

温怀璧直接被她气笑了：「放肆！朕从未召幸过你，你怎么知道朕不行？」

姜虞不说话。

温怀璧觉得自己火气有点上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被她挑起情绪，但也没刻意控制情绪，还是开口道：「朕在问你话，说话！」

还是没人理他。

过了一会儿，屋子里传来一阵均匀的呼吸声。

姜虞睡着了。

温怀璧听着屋子里均匀的呼吸声，恨不得直接把她给活撕了。

他坐起身来要把姜虞弄醒，正自己掐着自己呢，却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掌控这具身体了。

一时间，他也顾不上把姜虞弄醒了，直接把被子一掀起了床。

他随意抓了件外袍披上，蹑手蹑脚潜在夜色里，去了泽君殿。

他特地挑了条没什么人走的小路，跑到泽君殿外才放缓了脚步。

宫中晚上有侍卫轮值巡夜，他算了算时间，觉得这个时候马上有侍卫要来了，于是躲在泽君殿外的宫墙边不敢贸然露头。

夜里很凉，没过多久他就有点冷了。

又过了一会儿，巡夜的侍卫大队从前面走了过去，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去了别宫。

他看着侍卫们走远，正要往泽君殿里冲，身后却突然被覆了件大氅。

热意涌上四肢百骸，温怀璧心里却「咯噔」了一下，拔凉拔凉。

不等他回头，身后就传来了个低低的男声：「你在这做什么？」

温怀璧转过头去，就见身后站了个身量颀长的男人。

那男人见他不说话，嘴中又蹦出两个字：「说话。」

温怀璧后退两步，与他拉开了些距离：「李大人不如先问问自己深夜进宫是何故。」

这人正是李承欢的嫡兄，李承昀。

李承昀声音比夜色还凉，见「姜虞」后退，又走了一步逼近「姜虞」：「我在问你话。」

李承昀与姜虞是青梅竹马。

再具体的温怀璧也不清楚，他只知道后来李承昀和姜虞的姐姐有了婚约，再后来姜虞就进宫来了。

姜虞是德昌元年春进的宫，那时恰逢北域进犯，姜虞前脚进宫，李承昀后脚就自请上了战场，前不久才回来。

温怀璧嫌弃地把身上的大氅解开，甩在李承昀身上：「我来看我的夫君，天经地义。怎么，李大人的夫君也在这里？」

李承昀见他把大氅丢回来，于是伸手接过大氅：「夫君？」

这几日他方才回京，今日太后就深夜召了他入宫。

他没想到今夜会见到姜虞，也没想到她会当着他的面唤别人夫君。

她怎么敢？

他声音更凉：「姜虞，别惹我生气。」

温怀璧才不理他，眼见着泽君殿也进不去了，于是转身就要走。

李承昀哪里知道姜虞的壳子里是温怀璧，见人要走，他直接反身把人抵在了墙角。

温怀璧刚要动作，这具身体却又不受他的控制了——

姜虞醒了。

她抬眸看见李承昀，冷笑：「我哪儿敢惹李大人生气啊，谁不知道李大人是条疯狗，生起气来见人就咬？」

李承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哑声发笑，凑近她道：「所以，别惹我生气。」

姜虞直接别过头去：「更深露重，李大人身负婚约，别在这和我纠缠不清。」

李承昀好像听见了什么笑话，他笑出声，问：「身负婚约？」

庆和二十八年冬，他前脚立了战功，后脚先帝驾崩。

他从边关赶回皇城宸阳，途中派人先行给姜虞下聘，可等他回了宸阳以后，与他有婚约的人却成了姜虞的姐姐，姜嫄。

姜虞托人给他带信，但他回宸阳有许多要事需要处理，所以没立即见姜虞，也没立即解除婚约。没过几日，德昌元年新帝选秀、广充后宫，姜虞直接进了宫。

姜虞进宫后没几日，北域进犯，他自请上了战场，走得很急。

出征那日姜嫣追到城门口，他回首看她：「我不会娶你。」

姜嫣道：「有聘书为约。」

他嗤笑：「你自己改的聘书，自己烧了也一样。」

姜嫣幽怨问他：「你当日选择救她，如今却不能救救我吗？」

他笑着对姜嫣道：「做梦。」

姜嫣气急败坏：「有本事你就退婚！」

「那你就等着。」他漫不经心留下一句话，然后头也不回地领兵出了城。

而后北域战事一打就是三年，他前几日才凯旋，回到宸阳。

姜虞听他的语气，懒得理他，撞开他就要走。

他却掐住姜虞的下巴，不放她走，逼着她抬眼看他：「你方才唤谁夫君？」

温怀璧做梦都想不到他堂堂九五之尊会有今日，一觉醒来成了个女人不说，成了他素来不宠爱的妃子不说，眼下这女人的旧情郎还掐着他堂堂九五之尊的下巴！

他直接夺过了身体控制权，一巴掌拍掉了李承昀的手，语气很冲：「放肆！我自然是叫陛下夫君，陛下英明神武，我心神荡

漾、思之如狂！」

姜虞：「……」倒也不必。

李承昀的眼睛危险地眯了眯：「还没闹够？」

姜虞和温怀璧抢身体，她夺来控制权，说出来的话倒是和温怀璧的极为相似：「闹？闹什么？我生是陛下的人，死是陛下的鬼，谁和你闹？」

说罢，她一个闪身，在李承昀要抓她手腕之前一溜烟跑了。

快到明和殿的时候，她气喘吁吁停下脚步，就听见身体里那个鬼东西慢条斯理开口了——

「生是朕的人，死是朕的鬼？」

第 2 节 我在教你做人

姜虞柳眉微挑，没理他。

温怀璧哼笑一声：「原来姜美人这般倾慕朕，朕甚是感动。」

姜虞觉得这鬼东西是想当皇帝想疯了，于是没说话。

温怀璧等了好久都不见她说话，又阴阳怪气道：「你不是挺会说的吗？怎么，见完旧情人就哑巴了？」

姜虞已经进了明和殿，眼下正是深夜，明和殿里的妃子们早就睡下了，四周一片漆黑。

她翻了个白眼，把衣服裹紧了些：「你是想当皇帝想疯了，还是想戴绿帽想疯了？」

她话音方落，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响动，整个人脚步都顿了一下。

温怀璧趁着她愣住的这一瞬，直接抢了身体控制权。

他回头看去，就见一旁的台阶上坐着个宫女，她身边还点着盏晦暗的宫灯。

温怀璧向那宫女身边走了两步，掀唇问：「你在这做什么？」

那宫女吓了一跳：「美.....美.....美.....美人！」

她摸摸索索把掉在地上的棒针捡起来，把还没织好的毛线帽拿出来：「奴婢屋里的姐妹都睡了，怕打扰她们，所以提灯出来织帽子！」

温怀璧点了点头，目光落到那毛线帽上时，却突然发现那帽子是绿色的。

他抓着袖口的手微微用力了些。

姜虞能感受到他的小动作，她控制住身体，不经意咬了咬下唇。

半晌，她对那宫女笑道：「你跟我来。」

那宫女连头都不敢抬，连忙抓起棒针和帽子，提着宫灯就跟在她后面。

她跟着姜虞七拐八拐才走到姜虞院子门口，然后姜虞叫她在外面等一会儿。

她也不敢跑，就提着灯立在寒风里等着。

若换作平时，她可能直接走了，但方才姜美人嘴里念念叨叨着什么「想当皇帝想疯了」这些疯话，这还得了？！

以前她还听说过，李婕妤曾经把姜美人的银子丢进了粪坑，结果姜美人按着李婕妤脑袋让李婕妤把钱给掏出来了。她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姜美人骨子里是个疯的，不与明和殿的宫女计较不是因为好说话，而是因为姜美人根本不在意下人伺不伺候！

今天早上她听说姜美人跑去泽君殿了，现在又听见这些疯话.....

姜美人这是失心疯了啊！

不行，她明早一定要告诉殿里的宫人们，叫大家都离疯子远着点！

正想着，姜虞就从屋子里出来了，还指了指她手上的毛线帽子：「给我。」

小宫女抖着手把帽子递给姜虞。

姜虞满意地接过帽子，然后给了小宫女几文钱，才挥手让她走。

小宫女还没走出去两步，姜虞又道：「等等。」

姜虞三两步又走上去，从小宫女摊开的手上拿回一枚铜板：
「方才给多了。」

说完，她拿着帽子乐滋滋地回了房，然后点了灯，把帽子戴在头上。

她撑着脑袋坐在镜子前，弹了弹头上的绿帽：「鬼东西，喜欢吗？」

温怀璧抢过身体控制权，把帽子从头上摘下来，撕扯着：「你什么意思？」

姜虞答非所问，赶紧又抢回身体控制权，停止撕帽子的动作：
「三文钱呢！」

温怀璧冷笑。

姜虞脸色阴了下来：「你赔我钱。」

温怀璧嫌弃地看着那一团绿色毛线：「赔你钱？朕不把你抓走浸猪笼就不错了。」

姜虞把那团毛线抓过来，吧嗒吧嗒又揉成一团，狠狠扔在抽屉里：「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是看你想戴绿帽才给你买的，你想当皇帝就赶紧睡，梦里什么都有！」

说完，她直接脱了外衫躺床上睡觉去了。

温怀璧被她气得脑瓜子疼，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好，天刚亮的时候就惊醒了。

起床的时候还不太清醒，他以为自己还是皇帝，习惯性地张口道：「来人。」

屋子里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等了一会儿，见没人进来伺候，又翻了个身，才意识到自己现在不是皇帝了。

明和殿里的宫女都常去其余两位妃子那里讨赏，在姜虞这里只按部就班守个夜，还总蹲在外面睡大觉。

温怀璧想到这里，眉头微皱。

以往也都是太监伺候他更衣，眼下是女儿身，自然要宫女伺候。他也不大习惯让女人伺候他穿衣，于是去衣柜里拿了套衣裙准备自己穿。

但女人的衣裙繁复，一层一层一件一件，穿法也与男人的衣服不同。

他瞎穿了半天，都没把一套衣服穿服帖，只能叫衣服皱皱巴巴贴在身上。

又过了一会儿，他越穿越乱，终于放弃了，冲着屋外又叫：「来人！」

话音方落，房门就被踹了一脚，好像是屋外的守夜宫女嫌他吵闹，踹房门表示不满。

温怀璧抓着衣裳的手紧了紧，他打开门，垂眸看着正靠坐在门前的宫女：「怎么，分不清自己是主子还是下人了？」

他眼神很凉，那宫女被他看得一个哆嗦。

她抿唇，强撑着气势：「美人大早上的不睡觉，叫这么大声，扰了其他两位娘娘歇息怎么办？」

温怀璧俯首凑近她，挑眉问：「扰了其余两位娘娘歇息？」

他伸手攥着那宫女的胳膊，提溜鸡崽子似的把她拎起来：「你再说一遍？」

宫女摇头不说话。

温怀璧垂眸时瞧见了自己乱糟糟的衣服，又松了些力气：「给我梳妆更衣。」

宫女也随之瞥到他的衣服，觉得「姜美人」大概是真的疯了，下意识后退一步：「美人您不都自己更衣吗，今日为何……」

温怀璧把她拽回来：「让你做就做。」

宫女害怕极了，又怕又恨，根本不想和疯子多待，于是直接挣扎着甩开钳制：「美人你一个从四品小官的女儿，不会真的把自己当皇帝了吧？你素日都……啊——！」

她话还没说完，手臂就是一痛。

温怀璧掐着她的手用了些力气：「哦？我是从四品小官的女儿，那你算什么东西？」

宫女忍不住疼，尖叫出声。

他一边冷嘲，一边把那宫女的手臂「咔」地一折：「嗯？你算什么东西？」

宫女跳脚痛呼：「美人放手！放手——」

温怀璧手上又用了些力：「放手？」

他把那宫女微微拽起来，然后突然松手，叫那宫女摔在地上：「好啊。」

那宫女被他摔了一把，像撞鬼了一样连连后退：「失心疯！你这疯子，昨日殿里下人都说你疯了，你果然疯了！」

温怀璧听见她这句话，动作微微一顿。

他垂眉思忖一会儿，突然看着那满脸惊恐的宫女，咧嘴笑开了：「对，我是疯了。」

说着，他一脚狠狠踹在那宫女的肚子上，把她整个人踹出去好几步远：「还不滚？不滚杀了你。」

那宫女吓得要死，眼泪横流，手脚并用爬着往外跑，爬出去一段后才终于撑起身体跌跌撞撞狂奔，一边跑一边对着一旁宫人

道：「姜美人真疯了，疯子，疯子！」

温怀璧习武，耳力向来好，隔了老远都能听见那宫女嘴里念叨的话。

他并未生气，反而唇角勾了勾，似乎那宫女的做法正中他下怀。

他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才准备进屋再研究研究怎么穿衣服，正要走回房的时候，这具身体却又开始不受他的控制了。

姜虞是被冷醒的，她一睁眼就瞧见自己衣衫不整地站在院子里。

她赶忙把衣服拢了起来，咬牙切齿：「你这鬼东西，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温怀璧没反应过来她问的什么：「嗯？」

姜虞搓了搓手，跑进屋子把门一关：「好你个鬼东西，就是你，你记恨我给你买绿帽子是不是？一大早连衣服都不穿好就跑出去！」

温怀璧想到那团毛线，乐了：「你以为朕和你一样小肚鸡肠？」

姜虞坐下给自己梳头：「你还不小肚鸡肠？我刚才半睡半醒的时候可是看见你抓着那小宫女打，你不小肚鸡肠谁小肚鸡肠？」

温怀璧看着镜子，就见姜虞一张白净的脸被风吹得微微发红：「朕这么做自然有朕自己的目的。」

姜虞梳好头发又开始穿衣服：「目的？你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传我失心疯，报复我昨天给你买绿帽子，好你个小气鬼！」

温怀璧哼笑：「你要这么理解，也行。」

姜虞被他气笑了：「你死都死了，还端什么大爷架子？这是我的身体！」

温怀璧懒得和她吵，不说话了。

姜虞又洗了个脸、洁了个牙，见他一直不说话，又夹枪带棒开口了：「不说话了？知道错了，以后就别用我身体。」

温怀璧语气平平：「整个大邺宫都是朕的，你的身体自然也是朕的。」

姜虞被他气得对着镜子摇头，嘴巴张合半天说不出话来。

半晌，她咬牙切齿挤出句话来：「你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总要给我点报酬。」

温怀璧：「嗯？」

姜虞咬了咬下嘴唇：「而且你还欠我三文钱，那你以后就伺候我吧。」

温怀璧深呼吸：「朕什么时候欠你三文钱？你别在这里自说自话。」

姜虞根本不搭理他：「我先教你穿衣服。」

她把外衫解开，然后伸手把里面的暗带拉出来，一点点系上：「外衫这么穿，看见没？」

温怀璧觉得自己以后也得穿衣服，于是看了一眼。

他一下就学会了，懒得和她吵：「看见了。」

姜虞满意地穿好外衫，指了指堆了一堆衣服的美人榻：「行，那你去把那些衣服理一下。」

她一边说，一边把身体的控制权给了温怀璧。

温怀璧动都不动：「你给朕收拾屋子还差不多。」

姜虞啐了一声：「那你还我钱！」

温怀璧摸了摸那堆衣服的料子，不屑：「朕什么时候欠你钱？」

说着，他还摸了本杂书出来看，正翻着书，书里突然掉出来一张银票。

他看着那张银票，半晌，伸出手弹了弹它：「还你。」

姜虞立马抢回身体控制权，把银票塞进书里，又把书藏好：

「你别打我私房钱的主意，听见没？」

温怀璧嗤笑：「就你这点钱，朕根本看不上。」

又过了一会儿，临了正午时分，有宫女来送饭。

午饭是水煮菠菜、水煮生菜、凉拌黄瓜，还有水煮芥菜。

姜虞看着面前的水煮菜，夹了两筷子，手上一直捣着碗里的饭菜，迟迟没吃。

她咬着下唇，看着碗里的饭菜，过了一会儿，她开口问道：

「鬼东西，你不是想控制我的身体吗？给你。」

话音方落，温怀璧就被强塞了一波控制权。

他垂首看着碗里动都没动的饭，拿筷子戳了一下青菜：「你把朕当工具使唤？」

姜虞：「怎么会呢？」

温怀璧哼笑一声，又一筷子戳烂碗里的青菜：「你就是不想吃。」

姜虞怪不好意思的：「我在教你做人。」

温怀璧：？

她强词夺理：「你鬼做久了，不明白怎么做人，穿衣服也不会，收拾东西也不会，我刚才教你穿衣服，现在教你吃饭。」

温怀璧被她一大串子话噎得说不出话，然后肚子「咕噜咕噜」叫了一下。

姜虞听见肚子叫了，苦口婆心：「人可以不穿衣服，但一定要吃饭，快吃。」

温怀璧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把碗里的饭捣得稀烂：「你做梦。」

姜虞感觉肚子有点饿，她原本想掌控身体吃一点，但瞥见桌上那一桌子东西的时候又收回了掌控身体的想法。

她失去了耐心：「那你饿死算了。」

话音方落，肚子又咕噜噜地叫了一声。

温怀璧感觉胃里有些绞痛，他沉默地看了桌上饭菜半晌，第一次主动把身体的控制权还给姜虞。

但姜虞到底是身体的主人，她意念强烈的时候身体是受她控制的，温怀璧试了半天，发现身体的控制权一直都还在他手上。

又过了一会儿，他舔舔唇，闭着眼，夹起一筷子发苦的青菜送进了嘴里。

就在他嚼蜡似的吃水煮青菜时，屋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很快，有个太医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臣奉太后娘娘之命，来给明和殿的娘娘们请平安脉。」

这太医温怀璧认识，是太后的走狗，姓刘。

温怀璧放下筷子，眸中露出一丝了然。

他今天早上听那宫女说明和殿下人都在传姜虞得了失心疯，按照这般传谣的速度，事情迟早传到太后耳朵里。

既然如此，他还不如推一把，将那宫女欺负得狠一些，把姜虞得失心疯的谣言加速传出去。

如果他昏迷的事情真是太后的手笔，姜虞又恰好在这个当口被传是失心疯，太后一定会生疑，并且派人来试探。

果然。

再抬起眼的时候，他眸中的了然已经变成了惊诧：「不是只有妃位以上才可以探平安脉吗？现在宫中只有李婕妤位分最高，还没有妃位的姐姐呢。」

刘太医垂首道：「今日陆才人染了风寒，太后也顺带差微臣给宫中其余娘娘们都瞧瞧，看看身体有无虚寒。」

他想了想，又补一句：「毕竟陛下已登基三年，至今未有龙嗣，太后娘娘着急也是正常的。」

皇帝三年未有子嗣，太后怀疑是后宫妃嫔们身体有问题，差太医给后宫妃子检查身体也是正常的事情。

姜虞听完刘太医一番话，悟了：「鬼东西！」

温怀璧下意识应声：「嗯？」

话音方落，他直接皱眉道：「你才鬼东西，朕是皇帝。」

姜虞无聊得很，她不信这个鬼东西是皇帝，但现在就等他说这句话呢。

她硌硬他道：「你不是说你是皇帝吗，那你说这后宫没人有孕，是不是因为你不行？」

温怀璧脸色变差了些。

刘太医见他变了脸色，心也「咯噔」一下沉了下去。

当今皇帝防心重，太后屡次派他下毒都未果，然后太后便与大国师私下里行巫蛊术要取皇帝性命，但施术失败，皇帝只是昏迷不醒而已。

据大国师说，皇帝的魂魄未散，却离了体，在后宫游荡。

这两日姜美人举止怪异，更是被阖宫上下传失心疯，太后便叫他过来取姜美人的血试探一二，若是姜美人不肯放血，多半是心中有鬼。

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变了脸色，生怕自己的真实目的被看穿了，忐忑不安试探道：「美人脸色不大好，可是受了寒？」

温怀璧抓着衣袖，没说话。

姜虞像个慈爱的老母亲，安慰他：「不行就不行，没事，不丢人。」

她一边说，一边闭上了眼：「太医过来是因为你不行，你自己搞出来的事情自己应付，我睡个觉。」

温怀璧拽着袖子的手紧了紧，两根指头扯着衣袖上的一小块布料，恨不得把姜虞当成这块布给撕了。

站在一边的刘太医见他脸色越来越差，更是心惊胆战：「美人？」

温怀璧抓着袖子的手骤然一松，他目光挪到刘太医身上，解释道：「无事，昨日做了噩梦，方才还想着那梦。」

刘太医躬身，打开药箱取了张帕子：「那臣现在给美人把脉。」

温怀璧面色如常伸出手：「请。」

过了一会儿，刘太医神情凝重道：「美人体内寒气太甚，若是长久如此，恐以后会患不治之症啊！」

温怀璧做出一副慌张的样子，抓着帕子捧心问道：「太医，那我怎么办？」

刘太医眼珠一转：「臣有一法，可取血化瘀寒，美人只需将瘀血排出便可。」

温怀璧捂住嘴，泪眼婆娑，看起来害怕极了：「排血？！」

刘太医从药箱里取出个小碗：「一小碗便可，美人莫慌。」

温怀璧看着那小碗，沉默一会儿，语气将信将疑：「一小碗就够了？」

刘太医连连点头。

温怀璧垂眸思忖一会儿。

他的目的就是探探昏迷一事是不是太后手笔，如今已经确定是太后主使，倒也没必要再露破绽。

他与太后暗斗这么些年，对太后的行事作风再了解不过了。如果太后真的确定他与姜虞有联系，恐怕会直接杀了姜虞，而不是叫太医取血试探。

若他不让刘太医取血，反而令人生疑。

想着，他撩起袖子，伸出一截手臂给刘太医：「太医请。」

刘太医没想到「姜美人」这么好骗，赶忙从药箱里拿出一把小匕首来。

匕首的刀锋贴近手臂，有些微微的凉意。

还没完全睡着的姜虞似有所觉，赶忙睁开眼，入目便是那匕首正要一刀割下去。

她猛地夺来身体控制权，一个抽手反握住刘太医的手。

刘太医也没料到姜美人会这个关头抽手，他拿着匕首没用多大力气，竟还真的被她攥着手把匕首掉转了个方向。

「美人这是何意？」他能感觉到姜虞用了十成力气钳制他，于是狠狠挣扎两下。

姜虞见他用力挣扎，于是松了手。

不料，刘太医没缓过劲来，姜虞已经松了手，他还握着刀子瞎挣扎，于是直接一匕首用力扎在了自己身上：「啊——」

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把刘太医的衣袍染红，甚至还溅了点在姜虞身上。

姜虞：「……」

她刚才只是松手卸力，手还在刘太医胳膊上。

见刘太医直接自己捅自己，她也蒙了一瞬，然后立马又抓紧刘太医的胳膊，扯着刘太医握刀的那只手把匕首往外抽。

刀子抽出皮肉，又是一阵黏腻的翻搅声。

刘太医又惨叫一声：「啊——！」

姜虞看着刘太医胸口的血，也急：「太医，你快治治你自己呀！」

刘太医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看了看一身血的自己，直接两腿一蹬，整个人晕了过去，也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被气的。

温怀璧：「.....」

姜虞：「.....」

一阵短暂的寂静后，姜虞赶忙喊人：「来人呐，快去给太医请太医！！」

门外有几个宫人，听见声音以后立马冲了进来。

宫人们看着晕倒在地的刘太医，又看了看满手血的姜虞，赶忙拖着刘太医又离姜虞远了些，甚至看着她的眼神里都平添了几分恐惧。

姜虞身上溅了血，懒得管他们，直接进去洗澡了。

她一边脱衣服，一边气呼呼冲着温怀璧道：「你这死鬼！我再把身体控制权给你，我名字倒过来写。」

温怀璧没声音。

姜虞见他不说话，更生气了，拍了一下浴桶里的水。

浴桶里的水花「哗啦哗啦」溅起来，她半天没等到温怀璧说话，于是抓着胰子开始搓澡，先是把手臂上的血迹给搓洗干净，然后清洗到肩膀、脖颈。

她的手一路往下滑，温怀璧虽闭着眼，却能感受到手下的触感。

等她的手快搓到胸前时，他哑声道：「不许摸。」

姜虞：？

她的手顿了顿，然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脸霎时红了个透。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连拍水的声音都没了。

过了一会儿，她硬着头皮：「我自己的身体，我怎么不能摸了？」

温怀璧感觉自己在发烫：「咳，不知廉耻。」

姜虞又「哗啦啦」拨弄了一下浴桶里的水：「廉耻？」

她狠狠拍了拍平静的水面：「你这色鬼看人洗澡，你才不知廉耻！」

温怀璧声音僵硬：「朕分明闭着眼。」

姜虞松了口气，作势要继续往前胸摸：「我自己的身体，我偏要摸！」

温怀璧深呼吸，提醒道：「姜美人，朕是男子。」

姜虞咬牙切齿：「你是玉皇大帝也没用！」

话音方落，她瞥见浴桶里漂过几朵血花。

她一垂眼就见有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滴答滴答往浴桶里落。

姜虞：？

她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把鼻血蹭掉：「我没摸呢，你流什么鼻血？！」

温怀璧有气无力：「洗完了没？」

姜虞仰着头止鼻血：「我他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才遇上你！」

温怀璧虚弱还嘴：「谢谢，朕也是。」

姜虞不说话，等鼻血止住了，才出了浴桶把衣服穿好。

她把溅了血的脏衣服扔进桶里：「要不是你，这衣服也不会脏，你洗。」

温怀璧声音还有点有气无力：「朕是天子，岂会给你洗衣服？」

他死活不干活，好说歹说也不干活，最后姜虞自己把衣服洗了。

等换完衣服洗完衣服，躺在明和殿大院里的刘太医也醒了。

刘太医面无血色，拖着虚弱的身体往明和殿外走，还不忘狠狠剜了姜虞一眼。

温怀璧趁姜虞不备，立刻又控制住了身体，鬼鬼祟祟跟在刘太医身后出了明和殿。

姜虞和他抢身体，一边抢一边骂：「滚！」

温怀璧也和她抢：「你不好奇他为什么取你血？跟着看看。」

姜虞也觉得取血这事儿很蹊跷，但她突然想起来刚才这鬼东西分明就是乖乖伸手让太医取血，哪有一丝怀疑的样子？

她想了想，还是把身体控制权抢了回来。

但她还是按温怀璧的话小心翼翼跟在了刘太医后面，心里和温怀璧秋后算账：「你才意识到蹊跷？刚才要不是我自救，你是不是真叫那个太医划拉我一刀？」

「若不是你……」温怀璧张口想解释。

话说到一半，他又懒得解释了，直接不说话了。

谣言之后叫人来取血，那血多半是太后用来试探的，所以他才不动声色不反抗。

她刚才反抗得那么起劲，太后铁定会生疑。太后生疑，必会继续试探。

不过若他能化被动为主动，叫太后继续试探也并非坏事，反而能借太后的疑心达到些他自己的目的。

如今跟上刘太医，说不定能多掌握些他们的动向。

姜虞不知道他心思百转，冷笑：「若不是我什么？」

她伸手掰了旁边一根枯枝，把枯枝撇成一小截一小截的：「你还倒打一耙，是不是？」

温怀璧阴阳怪气：「若不是你英勇抵抗，说不定某些人就要得逞了，姜美人厉害。」

姜虞总觉得他这话里的味儿不对，却也没说什么，只是把碎树枝往地上一扔，继续跟着刘太医。

刘太医走了条没什么人的小道，他们一路跟着刘太医走到御花园深处的僻静处，临近太后的长德殿。

等刘太医停了步子，姜虞也找了处花丛猫着身子躲了起来。

隔着花叶缝隙，她能听见刘太医在和人说话。

与他说话的人赫然是太后！

「陆才人身体如何？」太后问。

「才人身体好着呢。」刘太医说。

「叫你取的东西呢？」太后又问。

「那姜美人原本是配合的，后来却.....」刘太医擦擦冷汗，「臣.....」

太后似笑非笑：「原本是配合的？呵，与哀家做戏.....」

姜虞总觉得这些话不对，她皱了皱眉，身子往外倾，想再听清楚些。

突然，四周的花叶猛地动了动，有只白色的胖猫从温怀璧身侧蹿了出来！

刘太医正要张口继续和太后说话，耳侧却突然传来一阵窸窣声响。

他立马闭了嘴，与太后一起回头，齐齐看向姜虞藏身的花叶处。

第3节 阴间玩意儿

隔着重重花叶间隙，姜虞能看见太后和刘太医正往这个方向走。

「嗒，嗒，嗒.....」

一步，两步，三步。

她看着他们越走越近，心脏「咚咚咚」越跳越猛。

「嗒，嗒，嗒.....」

四步，五步，六步.....

姜虞拽着树叶的手更用力了些，她屏住呼吸：「鬼东西，你不是鬼吗？你有没有什么奇妙能力能带我飘出去？」

温怀璧刚想说话，就感觉到太后的脚步顿住了。

他顺着姜虞的目光侧目一看，就见花丛另一侧的小径上有个穿黑衣的男人抱住了那只胖猫。

是李承昀。

两人隔着花丛对视一瞬，姜虞率先移开了目光。

李承昀的目光也并未在她身上停留太久，很快就落在了太后脸上：「姑母。」

太后皱眉：「昀儿方才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到御花园来了？」

李承昀手指陷在猫毛里，淡淡道：「家里养的猫不乖。」

他的话里没什么情绪，但太后总隐约觉得他意有所指。

太后笑笑：「若宠物不能认清自己的身份，就杀了换个听话的。」

李承昀目光落在胖猫的身上，掐着它的手指微微用力：「自然。」

温怀璧躲在花丛后听他们说话。

太后这话意思清晰，他温怀璧可不就是个不听话的宠物吗？如今管不住傀儡了，太后就生了杀心，要杀了他扶李承昀这个李家嫡子上位。

李家是文官世家，家主李相也是文官。历朝历代文官武官向来不对付，皇帝与臣子也是相互制衡提防，若是李相篡位，便是

从文官阵营到了皇帝的位置，难免与以往结盟的文官陡生间隙，得不偿失。就算称帝也难得民心，名不正言不顺。

但李承昀是李家唯一的武将，年轻有为、战功赫赫，有百姓支持信重，就算是篡位也能得民心，李家也不失原本的文官同盟。

那胖猫方才被李承昀掐疼了，猫毛倒竖，扭着身子开始喵喵乱叫。

太后道：「此处离长德殿近，哀家这就回去了。」

她看着那只多毛的胖猫，意有所指：「哀家说的事情，昀儿好好考虑。」

那胖猫反扑得更厉害，直接趁着李承昀松手的间隙，「嗷呜」一声咬在了他手上。

李承昀眉头都没皱一下，像是不觉得疼一样。

他反手抓住猫脖子，像是爱抚一样，但用力极重，直接将那不听话的猫拧断了脖子。

胖猫的身体被雷击了似的抖动了一下，然后彻底不动了。

李承昀把胖猫的尸骨随手扔入灌木中，慢条斯理地掀起眼皮子看太后：「有些东西不听话，特别是被养熟了以后，会反扑。」

比如温怀璧，比如他。

这世上无人会甘心当个傀儡。

太后扶了扶头上的簪子，慈爱笑道：「对了，哀家的长德殿也有只猫，虽比昀儿这只瘦些，却是大邺宫中的猫大王，宫中的猫都听它的话。」

这宫中禁军副统是她的人，能直接号令宸阳城中四分之一的禁军。

李承昀意味不明地勾起一抹笑，没多说什么。

「昀儿若得了闲，可来长德殿看它。」太后又笑道，「哀家先回去睡个午觉。」

她说完后，就带着刘太医走了。

李承昀见太后走远，慢条斯理迈步到温怀璧和姜虞藏身的灌木前。

他俯下身去，伸手随意把灌木叶子扒开，笑：「还真是不乖。」

姜虞：「……」

她见四下无人，于是动了动身子，站起来后退了一步：「李大人可真闲。」

李承昀手指在佩刀上蹭了蹭：「来抓猫。」

姜虞转身就走：「那臣妾就不打扰了。」

她还没走出去几步，手臂就被李承昀拽住了。

李承昀在她身后轻笑：「抓住了。」

温怀璧与姜虞共享感官，能感觉到手臂被李承昀攥着，他浑身恶寒：「快把他的手甩开，别当着朕的面给朕戴绿帽子！」

「要你废话？」姜虞一边伸手掰李承昀的手指，一边问温怀璧，「不当着你的面就可以给你戴绿帽子？」

温怀璧：「？」

李承昀抓得紧，姜虞掰得费力：「光天化日，禁宫之中，李大人与我一个后宫妃子拉拉扯扯，不怕惹人闲话？」

「后宫妃子？」李承昀把她的手腕掐出一道红印，俯在她耳边低语，「你只能嫁我。」

姜虞用了点力气把手甩开：「我嫁你个大头鬼，你活在梦里？自己婚约上写的谁的名字你心里没数？」

李承昀垂眸看她：「聘书是她自己改的，你若不开心，我派人去退婚也一样。」

他走近她一步，看着她的眼睛：「闹够了？」

姜虞现在已经极少被他牵动情绪，听见他这话，却仍是被气笑了：「闹？李大人现在退婚怎么和闹着玩似的？你三年前怎么不退？」

李承昀皱眉：「北域进犯。」

姜虞扬眉：「北域进犯？带兵从宸阳去北域至少半月，退婚不过耽搁半日，北域进犯再急，急得过李大人您那颗建功立业的心？」

她摇了摇头，忍住想辱骂他的冲动，与他明明白白道：「我进宫前给你传信，想见你一面问聘书的事情，你见我了吗？如今我已进宫为妃，你与她成亲还是退婚都与我无关，无须与我解释，也不必与我再纠缠。」

李承昀突然笑了：「三年前没见你是有要事在身，你在气这个？」

姜虞没情绪了，听他这话只想笑，于是没再说什么，摇摇头转身就走。

李承昀却没放她走的打算，直接反手把她一拽，俯首像是要亲吻她：「三年了，还没闹够？」

姜虞伸手就要给他一耳光，却被他抓住了手。

他伸手替她理了理鬓发，薄唇凑近她。

鼻息相缠间，他道：「想撇清关系？你还欠我的。」

姜虞一愣。

温怀璧快疯了。

他不要和男人接吻啊！

他进入姜虞躯壳后头一次反应这么激烈，直接抢过身体的控制权，在李承昀的唇将将贴过来的时候打了个大大的喷嚏：「阿嚏——」

李承昀下意识侧头。

温怀璧趁着他偏头，一只手铆足力气挣开他的钳制，然后一个闪身连退三步，离李承昀远远的。

李承昀见「姜虞」这般作态，伸手拭了拭唇角，倒是没什么别的动作了：「宫中不太平，少乱跑。」

温怀璧阴着一张脸，扭头就要走。

突然，假山后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温怀璧动作顿了顿。

他动作一顿，就直接被李承昀钳住了手腕。

李承昀把他抵在了假山后面，于假山外窸窣窸窣的脚步声中同他耳语：「光天化日，禁宫之中，微臣与后宫妃子拉拉扯扯，怕惹人闲话。」

假山外的人走近了，是几个小宫女。

她们叽叽喳喳聊着宫中八卦，没注意到假山后有人，磨磨蹭蹭一会儿才走远。

温怀璧满肚子火气，转身飞起一脚往李承昀裆上踹，趁李承昀旋身躲避的时候跑开了，一边跑一边咬牙切齿问姜虞：「朕刚才要是不躲，你们是不是就亲上去了？」

姜虞语气不大好：「你没看见我要扇他耳光？」

温怀璧随手拈了片叶子，哼笑：「姜美人，别怪朕没提醒你，内廷宫妃与人私通，是要被浸猪笼的。」

姜虞觉得他莫名其妙：「谁说我和他私通？」

温怀璧踹了地上石子一脚：「不是青梅竹马？不是旧情难消？不是差点亲上去？」

姜虞直接控制住身体，脚尖在地上踹了一下：「你干吗用我身体乱踹？踹得我脚疼，给我道歉。」

温怀璧语气惊诧：「你要朕给你道歉？」

姜虞掰着手指头列举他的罪状：「你昨天晚上不经过同意用我身体满宫乱跑，今天早上衣衫不整出门打明和殿宫女毁我名声，中午擅自让刘太医割我手腕，现在还乱用我的脚踢来踢去。」

温怀璧冷哼：「朕的道歉是你受得起的？你和情郎私通，朕不把你浸猪笼已是开恩。」

姜虞皱眉，随手拽了片叶子：「你别一口一个情郎，我和他没关系。」

温怀璧不信：「那你让他亲你？」

姜虞又解释一遍：「我没让他亲我，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让他亲我了？」

话题又绕回去了，温怀璧冷笑：「朕刚才要是不躲，你们就该亲上去了。」

姜虞：「……」

她的确欠李承昀的，欠了条命。

五年前李承昀冒死救过她一命，若不是李承昀，她五年前或许就死了。

所以李承昀刚才说那话的时候，她愣了一下，她既震惊于他拿救命之恩要挟她，又愁她还不了恩情无法与他彻底了断，一时间竟没注意到他要亲上来。

她也不知道怎么和身体里的鬼东西说这些，把手里的树叶撕碎，半晌才道：「这个东西吧，你们鬼是不会理解的。」

她想了个比喻：「就比如说你戴了十年的护身符救了你一命，然后你想把它烧了，它跳出来跟你说它救过你的命。」

温怀璧重复刚才的话：「朕要是不躲，他就该亲上来了。」

姜虞把手里碎叶子用力一扔，失去耐心：「亲不亲的关你什么事？老娘就算绿也是给皇帝戴绿帽，皇帝觉得戴绿帽生气了还正常，你就是个鬼，还真觉得自己是皇帝了？」

温怀璧气结：「你！」

话音未落，身后就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有个下人赶上来：「美人，过两日太后在长德殿设宴迎春，邀请宫中娘娘们都去凑热闹呢。」

那宫人一边说，一边塞了个帖子过来：「奴婢是来明和殿发帖子的，就不多打扰美人了。」

说罢，那宫人就急匆匆又走了。

姜虞垂眼看着手中帖子，将上面的话念出来：「迎春宴？」

温怀璧哼笑，自言自语：「来了。」

「嗯？」姜虞把手里帖子来回翻看，过了一会儿才问，「什么来了？」

温怀璧学她说话，把她方才语气里的阴阳怪气学了个十成十：「来不来的关你什么事？」

姜虞翻了个白眼，也不继续问了，直接把帖子揣进袖袋里：「不就是迎春宴吗？！」

迎春宴其实就是宫中宴席，大邺宫中每年春天都会小办一个迎春宴，是太后操办，规模不大，只有今年请了后宫中所有的妃嫔。

设宴的地点是太后的长德殿，整个后宫的妃子把长德殿坐得满满当当。

一屋子妃嫔们叽叽喳喳，只有姜虞坐在下首埋头吃饭。

太后对姜虞格外关照了些，一顿饭的时间找她寒暄了三次，姜虞都敷衍过去了。

快吃完的时候，上了压轴菜，是一道麻辣野兔。

姜虞闻着味道就伸筷子去夹，温怀璧突然道：「别吃。」

姜虞夹兔肉的动作顿了顿。

太后的目光在姜虞手上流连一会儿，慈爱问道：「不合口味？」

麻辣野兔的香气在鼻腔里跳舞，姜虞动了动筷子：「回太后的话，合口。」

李承欢坐在太后下首，颇为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乡巴佬。」

姜虞阴阳怪气：「嗯嗯，是比不上您呢。」

到底是当着太后的面，李承欢瞪了姜虞一眼就没说话了。

姜虞在太后和李承欢的目光下，夹着兔肉送进嘴里，吃完一块以后才问温怀璧：「为什么不能吃？」

温怀璧：「……」你吃都吃了。

姜虞又吃了一块：「里面也没毒啊。」

温怀璧快被恶心吐了：「少吃点，朕不.....」

姜虞不等他说完话，就又塞了一块肉进嘴里，一边吃一边道：「可是它好吃啊，以前在宫里都吃不到，说是皇帝不喜欢吃。」

温怀璧气笑了：「朕确实不喜欢，你别吃了。」

再吃他就要吐了。

姜虞嗤笑：「你看，你还说你是皇帝。」

她一边说，一边又吃了一口兔肉，还美滋滋喝了一口茶：「我听说皇帝一吃兔肉就吐，你又没吐，你怎么可能是皇帝？」

温怀璧快被嘴里的兔肉恶心疯了，他想吐但吐不出来。

他一抬眼，见太后正观察着姜虞，突然有了主意。

他素来不是个被动的人，但眼下处境不佳。现在稍微露些模棱两可的破绽引太后怀疑，反而能掌握主动权，甚至能牵着太后的鼻子走。

更何况，他被兔肉恶心，姜虞怎么能吃得这么香？

谁也别想好。

他见姜虞吃完一口又一口，阴恻恻道：「你知道皇帝为什么一吃兔肉就吐吗？」

姜虞还没停嘴，就着兔肉又吃了口热腾腾的大米饭：「嗯？」

温怀璧语气轻描淡写：「因为皇帝小时候不受宠，宫里大太监喜欢看他和狗抢食，后来他听说自己有几个兄长，于是去找兄长玩，结果兄长嫌他低贱，拿烤兔子耍他玩，在烤兔子上撒尿然后把他绑起来，把尿过的烤兔子塞进他嘴里。」

他当时一边吃一边吐，呕吐物都堵在喉咙口了，他那几个混蛋兄长还拿棍子把兔肉戳进他喉咙里。

后来？

后来他就把那几个兄长都弄死了。

他精伪装，甚至没人知道那几个兄长是被他算计死的，连一向精明的太后都被骗了，以为他真的是个好控制的傀儡，还扶他登了皇位。

姜虞夹着兔肉的手一顿：「别说了，有点恶心。」

温怀璧道：「吃呀。」

姜虞去夹别的菜：「不了，有点饱。」

温怀璧语气狭促：「当初那烤兔都烂得生蛆了，那个蛆就和你碗里的米饭长得差不多，又白又胖，在那只烤兔上扭来扭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兔肉上沾了米饭粒……」

姜虞胃里突然泛起一阵恶心：「呕——」

她捂住嘴不让自己吐出来，虚弱道：「都叫你别说了.....」

温怀璧慢条斯理道：「都叫你别吃了。」

他们这边还是闹出了点动静，太后问道：「姜美人不爱吃兔肉？」

姜虞脸色发白，咽了口酸水。

太后满脸慈祥：「这大邺宫上下，就皇帝一吃兔肉就吐，难不成姜美人与皇帝爱好相同？」

温怀璧无声笑笑，趁着姜虞虚弱，控制着身体道：「谢太后娘娘关心。」

他抬眸道：「臣妾近日肠胃不适，忌辛辣，见这兔肉好吃，就贪嘴了些，结果.....」

太后的目光里带了些探究，然后吩咐刘太医端来一碗汤药：「这汤药你服下，许是肠胃能舒服些。」

这还是在试探他呢。

温怀璧接过汤药，闻了闻。

这药的确是治肠胃的，先帝经常用。

先帝于庆和二十五年起缠绵病榻，日日积食不消，需要借助汤药排泄。

那时是他侍奉在先帝身侧，这汤药的味道他熟悉得很，太后也知道他熟悉这味道。

想着，他故意把碗又放下了。

太后见状，关切问：「为何不喝？」

他摇摇头：「臣妾并非积食难消，这汤药若非积食，服用则会腹泻。」

太后垂眉：「哀家倒不知道姜美人通药理，但这药是刘太医特地配给先帝用的，姜美人如何得知这药的特性？」

温怀璧把话题往宫外引：「家父曾经身体不适，先帝恩典，赐了家父这药。」

当年的确有这桩事，温怀璧也不怕太后去查。

姜虞不受父母喜爱的事情众人皆知，温怀璧想了想，又瞎编道：「娘娘许是不记得了，但家父不过从四品小官，得先皇赐药是莫大的恩典，臣妾之前偷偷闻了闻这药，家父还罚臣妾跪了两日祠堂。」

他话音方落，姜虞就在心中道：「对对，就是那次我跪祠堂还被蛇咬过！」

温怀璧：「……」

他故意提起姜虞罚跪的事，其实就只是单纯提醒太后姜虞与家人关系不好而已。

如此一来太后一定会生出让姜虞回家的心思，他也可以借机出宫寻高人作法，至于太后其余的算计，等出了宫再见招拆招就是了。

太后闻言，手指蹭了蹭茶杯边缘：「说起你父亲，他近日身体的确不太好。」她语气关切，「你姐姐身子也不好，你作为子女，该回去看看你父亲。」

温怀璧故意推托：「如此怕是会坏了宫规。」

姜虞在心中对他道：「对对对，拒绝，千万不能回去。」

太后笑道：「无妨，哀家不会给你按省亲的规格操办。」

温怀璧心里欢喜，脸上却做出一副勉强的表情：「谢太后隆恩。」

姜虞见他答应了，暴躁道：「你干吗呢？我让你帮我做决定了吗？」

她莽着劲就把身体控制权抢了回来，冲着太后道：「太.....」

太后打断她：「怎么，姜美人还有什么要说的？」

太后语气不善，姜虞平时虽不爱与人深交，却也不是不会察言观色的傻子。

姜虞见太后语气强硬，思忖一会儿，才硬生生挤出个笑：「太好了，臣妾离家多年，如今终于可以回家了，多谢太后娘娘成全。」

太后见姜虞应下了，于是也没说什么，不一会儿就让大家各自回宫去了。

长德殿中又渐渐归于冷清。

等人都走远了，太后才问刘太医：「近日太医院可有给朝臣看诊？」

刘太医恭敬道：「回娘娘，有。」

太后揉了揉额角，去了寝房：「把姜虞得了失心疯的事情传下去。」

刘太医点点头：「太后的意思是，让太医们看诊的时候同朝臣们提一嘴？」

太后掀开桌上的棋盒，开始一子一子往棋盘上摆棋：「如今皇帝昏迷不醒，姜虞失心疯的事情又传开了，你说哀家这个当口让姜虞回家，代表了什么？」

刘太医垂首立在一边：「姜美人触了陛下的霉头，不吉利，被赶回家了。」

他想了想，又问：「娘娘，您为何不直接杀了她？却要如此大费周章。」

「放眼这后宫，姜虞最不正常。」太后落了颗黑子在天元处，「但哀家无法确定皇帝的离魂与姜虞到底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今日试探，也觉得许多破绽模棱两可。」

刘太医恍然大悟：「万一陛下的离魂不在姜美人那里，咱们亲手杀她就打草惊蛇了。」

他又道：「触陛下霉头可是大罪，严重了要诛九族，姜美人的父母虽了解她，却也厌恶她，若姜美人真有异样，她爹娘察觉到后恐怕会先动手杀她保姜家！」

太后只淡淡道：「杀人又何必亲自动手？」

刘太医又担忧道：「那若陛下的离魂与姜美人有牵扯，她父母又没下杀手，当如何？」

太后笑而不语，在棋盘上落下一子。

刘太医凑近去看，就见一颗白棋正被黑棋层层包围，而太后方才落下的一颗黑子彻底断了那白棋的生路。

现在天还未亮，刘太医又侍奉了一会儿就回了太医院。

传姜虞得了失心疯的谣言是太后的命令，没过多久，宫里宫外就都得了消息。

宫人们喜欢凑热闹，自迎春宴结束后，姜虞从长德殿回明和殿的一路上都能听见有人在小声议论失心疯的事情。

她心里更气温怀璧，伸手想掐他，却想到掐他就是掐自己，于是又放下了手。

她从屋子里拿出一堆零嘴和瓜子，一言不发地坐着开始嗑瓜子。

温怀璧见她不说话，还跟她说了几句话，后来见她不理他，他倒也没再找她说话讨没趣。

不料，姜虞嗑瓜子一嗑就是整整一夜。

这一天一夜她都没合眼，就坐在那里嗑瓜子，瓜子嗑完了，嘴也肿了。

温怀璧与她共享感官，觉得嘴巴也疼心脏也疼，心脏疼是因为太久没睡觉。

他终于忍不住叫她：「你嘴不疼吗？」

姜虞已经有点昏昏欲睡了，被他这一声叫清醒了。

她没说话，往鼻子前放了片薄荷叶。

一阵清凉冲上鼻腔，温怀璧觉得自己头更疼了。

他感受着心脏的绞痛，有气无力：「你的心难道不会痛吗？」

姜虞有点神志不清：「不会。」

温怀璧虚弱开口：「睡觉。」

姜虞啐了一口：「我不睡，我熬死你，你别想用我身体乱做事！」

温怀璧都快被她气笑了：「你不是说朕是鬼吗？你觉得你熬得死朕吗？」

姜虞现在也困得要死，脑子里嗡嗡直响，她听他说话就像在听催眠曲，越听头越晕。

她随口「嗯」了一声，脑袋上上下下晃个不停。

温怀璧见状，心道：睡吧，睡吧。

姜虞咬了咬舌头：不行，不能睡！

想着，她用力掐了自己一把，把自己掐清醒以后起身去花瓶里掏银票。

她屋子里到处都藏的是私房钱，花瓶里、茶壶里、妆匣里，零零碎碎的银票加起来将近有五百两。

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她又开始翻来覆去数银票。

温怀璧跟着她数了数，终于又忍不住开口道：「别数了，数一百遍也不会多出半张银票，不如睡觉，睡着了梦里什么都有。」

姜虞闻言，从坐垫下面又掏出一张银票，然后把那张银票放进那叠银票里继续数。

温怀璧：「……」

他沉默了一下，又开口问：「你是不是想朕从你身体里离开？」

姜虞软撑着眼皮子趴在桌上：「你天天害我，鬼才想你继续留在这。」

温怀璧道：「朕有个方法，你出宫以后只要让朕用你的身体，朕去佛寺找人作法，就能离开你的身体。」

姜虞冷笑：「你还想着用我的身体？我熬死你也一样，去什么佛寺？」

温怀璧轻咳：「你熬死朕，你也得死。」

姜虞把桌子上的银票抓起来重新数一遍：「那就同归于尽。」

温怀璧深呼吸，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朕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倔？」

姜虞伸手把自己眼皮撑开，冷笑：「那你现在发现了。」

其实等她睡着了，温怀璧就可以控制她的身体了。

但温怀璧现在真的有点怕她死活不睡，活活把自己给熬死。若是她的身体死了，他是不是也会跟着一起死？

这样想着，他又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口道：「你喜欢钱是不是？你若是让朕用你的身体，朕.....」

话音未落，桌子上突然传来响亮亮的「啪嗒」声。

姜虞把银票拍在桌上，然后一张张摊开：「老娘现在有的是钱！」

温怀璧不死心，循循善诱：「你看，你这些银票一共不到五百两，当美人来钱多慢，你要是让朕用你的身体，朕给你升，当贵妃，当皇后，那个来钱快，而且还不用住在这种破地方。」

姜虞抓着银票的手顿了顿。

温怀璧眼睛察觉到她的动作，松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姜虞慢吞吞道：「不赎账。」

温怀璧：「.....」

他深吸一口气：「那朕现在给你，你去泽君殿外左数第三棵白杨树下。」

姜虞吃了个干辣椒：「去干什么？你埋在那里？」

温怀璧被辣得眼泪都出来了：「.....朕的钱埋在那里。」

姜虞抹了把被辣出来的眼泪，手上的辣味熏得她忍不住又流出几滴泪：「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别是埋的纸钱吧？」

温怀璧忍住怒气，保持微笑：「你若是和朕合作，让朕偶尔用用你的身体，以后你的钱朕全包了，那泽君殿树下的钱是你这些私房钱的百倍。」

姜虞抹眼泪的手一顿。

五百两的百倍是多少？

五千两？

不不不，那是十倍，百倍是五万两啊！

她舔了舔唇，赶忙把桌上的银票塞进花瓶里，又把花瓶塞进床底下，一声不吭就往外走。

温怀璧：「去哪？」

姜虞脚下步子急：「你不是要给我送钱嘛，快走，第几棵树来着？」

温怀璧见姜虞动了，以往一直端着的帝王架子也不端了：「朕带你去。」

他一边唾弃自己的妥协，一边软着声音道：「你睡一会儿，把身体给朕用，朕走得快。」

姜虞熬夜太久，心脏有点疼。

她捂着心口深吸一口气：「我不，谁知道你会不会私吞？」

温怀璧语气不屑：「私吞？朕还看不上那么点钱。」

其实那树下的钱罐子是邓全的。

邓全是他身边的大太监，那罐子里的钱都是他平时随手打赏邓全的，邓全说自己用不上，全给埋起来了。

姜虞步子慢了些：「看不上还是用不上啊？你死都死了，阴间鬼能用我们阳间的东西吗？」

温怀璧被她阴阳怪气的话气得脑仁发胀：「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朕都说了看不上，你还担心朕私吞？」

姜虞脚步突然顿了顿，嘟囔一句：「不对，你这两日话怎么变多了？」

温怀璧短暂地愣了一下，然后轻咳道：「你是熬夜熬出错觉了。」

姜虞咬了咬下嘴唇：「哦。」

她摇了摇头，深呼吸一口气，突然又道：「不对，这钱是阳间的，你到时候用我的身体一把火把它们烧成阴间玩意儿不就能用了？我把身体给你，你放火怎么办？」

温怀璧深呼吸，深深呼吸，深深深呼吸：「朕若是哪天死了，一定是被你气死的。」

姜虞摆了摆手：「你死都死了，就别给我乱扣屎盆子了，你死前咱俩可不认识。」

她一路把温怀璧气得脑仁发疼，两个人很快就到了泽君殿外那棵树下。

刚下过雨，地上的土脏脏黏黏的。

温怀璧以为姜虞会嫌脏，没想到她听见「钱」这个字就精神迸发，也不困也不累也不嫌脏，抓了把小铁锹就开始「嘿呦嘿呦」挖土。

挖了一会儿，土里什么也没有。

姜虞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你这钱到底埋得多深，不会真是阴间玩意儿吧？」

温怀璧语气笃定：「就是这里，你再挖一下。」

姜虞深吸一口气，转了转手腕，然后铆足力气又挖了几下：「挖不到我就把你给埋了。」

温怀璧：「你埋你自己？」

姜虞没理他，「呼呼」喘了两口气，又开始埋头苦挖。

她挖了个大大的坑，但没看见里面有钱，于是直接站了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她眼睛花了一下，整个人踉跄了一下，最后扶着树干深吸一口气：「你完了。」

温怀璧抬眼，定睛一看，却发现这里竟有六棵树。

泽君殿外原本只有五棵树，现在却变成了六棵，不知道是哪个龟孙又栽了一棵树！

他改口道：「是第四棵，朕刚才记错了。」

姜虞把小铁锹一扔：「你的鬼话我半个字都不会再信！」

温怀璧感觉姜虞要揍人了，他压着自己的脾气：「朕来挖。」

姜虞没说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身体的控制权让给了他。

温怀璧掌控住身体后就爬起来，直接去第四棵树下开始挖坑。

挖到手都有些发麻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一阵细微的碰撞声。

是铁锹撞到陶瓷罐子的声音！

他赶忙加了把劲把罐子刨出来。

姜虞昏昏沉沉间就见他拿了个大罐子出来，她气笑了：「这是钱？这是你的骨灰罐吧，呸！死了这么多年，总算想起来自己埋哪儿了，是不是还想跟我说这趟没白来啊？」

温怀璧感觉到她要抢身体控制权了，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盖子打开，掏出一把金叶子：「睁开你的眼睛给朕看清楚。」

姜虞被金叶子的光晃了一下眼睛。

温怀璧见她不说话了，又晃了晃手里的金叶子：「这是什么？」

姜虞夺过身体的控制权，垂眼看了一下开口的罐子，又搓了搓手里的金叶子：「你别以为几片破金叶子就能收买.....」

她一边说，一边从罐子里拿了个圆圆的东西出来。

摊开手掌，就见方才拿出来的一颗价值连城、流光溢彩的东珠。

她突然把罐子抱紧，还用衣服擦了擦上面的泥：「合作什么？就只是用我身体？」

温怀璧开始摆架子，答非所问：「现在信朕是皇帝了？」

姜虞心口不一，摸着罐子：「信了信了，我的好陛下！」

信？呸，她信个屁。

她要是鬼，连皇帝的私库在哪都能摸得门儿清！

温怀璧声音舒缓下来：「出宫以后你的身体要借给朕用，朕去哪里你都.....」

话未说完，姜虞眉头却突然皱起来了。

她垂头看着那个罐子，伸手把罐子摇了摇，感觉罐子里满满当当。

里面的金银珠宝发出悦耳的声响，姜虞咬了咬下唇：「对哦，你还把我的手腕给太医割，不经过我同意就提我爹让我回府，先前欠我的三文钱你也没还，利滚利，你现在别想用几个金叶子打发我。」

她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把罐子抱得更紧：「用我身体是另外的价钱！」

温怀璧最近特别喜欢深呼吸，他又深呼吸一下，压下心里火气：「只要你把身体给朕用，这罐子里的东西就都是……」

话音未落，身后突然有人阴恻恻道：「哪来的小贼，知道这些东西是谁赏的吗，就敢挖？」

是邓全！

暗夜里看不清人脸，邓全没认出姜虞。

温怀璧控制着身体，扭着头尽量让自己的脸藏在黑暗里：「这世上只有两个人知道你在此藏钱，一个是你，一个是……」

邓全心念电转：「陛下？」

姜虞控制住身体，把手上的金叶子一口气塞回罐子里：「对，就是陛下叫我来的！」

邓全回头看了一眼泽君殿：「陛下不是在里面躺着呢吗？」

姜虞趁他自言自语的间隙，抱着罐子撒腿就跑。

她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回跑，很快就抱着一罐子金银珠宝回了明和殿。

姜虞跑回明和殿，把罐子里的财宝给倒出来分了个类，才终于扛不住困意美滋滋睡去了。

又风平浪静地过了一天，第三日上午，有马车接她回姜府。

太后没给她安排仪仗，也没有宫人愿意跟着她，所以是她一个人回去。

这两天温怀璧与姜虞之间难得和谐，姜虞是因为拿了好多好多钱，温怀璧是因为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寻高人作法回自己身体里了，于是两个人在马车上也难得没针锋相对。

上马车之前，姜虞特地从罐子里挑了些看起来值钱的簪子玉佩，一股脑都装在袖袋里。

马车很颠簸，颠得姜虞袖子里那些珠宝金银哐哐作响。

温怀璧掌控着身体，摸了摸袖中银钱。

姜虞见他摸袖子，于是抢过身体的控制权，把袖子里的东西捏得紧紧的：「这钱你给了我就是我的，你可不许偷偷花我钱。」

温怀璧没说话。

呵，就这罐子里的这些破东西，哪一样不是他不要的？

他什么值钱的没见过，用得着和她抢？

姜虞见他不说话，也不生气，美滋滋从袖子里抓了个扳指出来：「听见了就应一声。」

温怀璧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回自己身体里了，也懒得和她吵：「听见了。」

姜虞点点头，又端详着那个扳指：「这个应该值一百两。」

温怀璧：「.....」

姜虞又拿了颗东珠：「这个能值三百两。」

温怀璧：「.....」

姜虞越看越开心，又拿了块玉佩出来左看右看：「这个值八十两。」

温怀璧忍不住开口：「你说这玉只值得八十两？你知道这什么玉吗？」

姜虞眯了眯眼，仔细观察那块玉，又把它放在光线明朗处看了一会儿：「那你说值多少，三百两？」

温怀璧：「.....五千两。」

姜虞闻言，赶忙把玉佩塞回了袖子里，冲着外面道：「停车！停车！」

温怀璧语气有点疑惑：「你干吗去？」

姜虞又把那块玉佩掏出来了，放在另一边袖袋里，宝贝地拍了拍它：「这么贵重的东西，放我身上丢了怎么办？当然是现在就拿去当了换钱！」

温怀璧脑仁疼：「你袖子里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头的，你敢当，谁敢收？」

姜虞拍玉佩的手一顿：「那我要这些有什么用？不能换钱，和破铜烂铁有什么区别？」

她想起温怀璧承诺要给她很多银子，又想到这些东西不能换钱，先前美滋滋的感觉一下就散了。

她伸手掐了掐自己的胳膊：「你说话不算数，掐死你，掐死你。」

温怀璧脑袋要炸了：「你掉钱眼里了是不是？低俗！」

姜虞手上掐得更带劲了：「你再骂？」

温怀璧也会觉得疼：「行了行了，你不疼吗？松手！等朕醒了就给你都换成银子。」

「醒？」姜虞反应过来他在说还魂的事，「要是给我知道你的坟在哪，我现在就去挖了你的坟，正好让你醒醒！」

「你现在不能当了它，但是戴着能装装样子。」温怀璧咳了一声，「就算你和你爹娘不和，过会儿见了面，他们见你在宫中过得好也会对你好些。」

姜虞撑着头，掀开车帘看窗外：「我爹娘？」

她摇了摇头，又把车帘放了下来：「要是知道我过得好，他们还不得榨干我？」

温怀璧没听清：「你刚说什么？」

姜虞靠在垫子上闭上眼，小腿一翘：「我说我要睡觉了，你给我闭嘴。」

温怀璧啐了一声：「你真的是.....等朕醒来了第一个治你！」

姜虞没理他，很快就睡着了。

到姜府的时候已过正午。

姜夫人已经用过了午膳，正坐在花厅和一个贵妇人吃茶。

她们脚边有个六七岁的小孩正拿着块玉佩玩，小孩是那贵妇人的孙子。

见姜虞一个人回来了，姜夫人只淡淡瞥了她一眼，什么话也没说。

反倒是坐在姜夫人对面的贵妇人开口笑道：「哎呀，这不是姜家姑娘吗，来来，过来坐过来坐！」

姜虞点点头。

这贵妇人是姜夫人的朋友，姓吴。

吴夫人脸上热情，走上前去拉她，实际上每句话都在嘲讽：

「这怎么回来一趟连个伺候的下人都没有？是不是因为在宫里被人谣传失心疯的缘故？这群庸医！」

姜夫人听见吴夫人的话，抓着袖子的手都快把袖子掐破了。

吴夫人看了姜夫人一眼，语气更加得意，手还摸了摸姜虞的袖子：「姨姨看你就很正常，这宫里啊就不是好地方，你这衣服料子怎么还不如我家下人的？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克扣你份例是不是？」

她又得意扬扬暗中炫耀：「姑娘啊，受什么委屈和姨姨说，我叫我家女婿给你打点打点！」

吴夫人的家世原不如姜家，女儿却高嫁给了兵部尚书赵鉴做续弦，又生了个儿子，如今她们吴家一家也算是鸡犬升天，成日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姜夫人最看不得吴夫人这副嘴脸，却又不能发作。

她瞪了姜虞一眼，怪姜虞不争气。

吴夫人见姜夫人敢怒不敢言，又转头假装关切：「还有你们家姜嫣呀，当初出了那种事情，哎，好在李家愿意娶，若是嫁了也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但我这几日听相熟的几个夫人说呢，说好像李将军准备和姜嫣丫头退婚呢！」

姜夫人勉强笑道：「是误传吧，李将军怎么会和嫣嫣退婚呢？」

温怀璧听着她们的对话，夹枪带棒插嘴：「啧，李大人还真是说话算话。」

姜虞捏捏帕子：「与我何干？」

温怀璧语气很怪：「是，你现在是朕的女人，退了婚他也不能娶你，与你当然无关。」

姜虞还没来得及说话，吴夫人的孙子突然冲了过来，要抱姜虞。

他一边跑一边喊：「漂亮姐姐，我喜欢漂亮姐姐！」

姜虞下意识闪了闪身，那小孩跑得快，一个没刹住摔在了地上。

小孩摔了，手里的玉佩也跟着摔了，尖锐的碎裂声和小孩响亮的哭声混在一起。

吴夫人猛然回神，赶忙跑过来抱起小孙子。

「呸，我孙子喜欢你的是你的荣幸，你算什么东西？」她表情扭曲，瞪着眼高声呵骂，「你姜虞不过一个进宫三年不得恩宠的废物，现在还冲撞了陛下被赶回来，可别不识抬举！」

第 4 节 不孕不育，儿孙满堂

姜虞也没料到这小孩会摔，走上前去就要扶他。

她的手刚刚伸出去，吴夫人就抱着小孙子往后一退：「别碰我孙子！」

空气里安静了一瞬，紧接着是「啪」的一声巴掌声。

姜夫人走过来直接把姜虞的手打掉，在她耳边低骂：「丧门星，不指望你争宠，你还天天给家里惹祸！」

姜家和吴家门第相当，但吴家女婿是兵部尚书赵鉴，姜家根本惹不起。

姜夫人不满吴夫人嘴脸，更怕姜虞惹吴夫人不快，于是又是一巴掌要往姜虞身上扇：「赔钱货，害你姐姐不够，还要害我们姜家！还不快道歉……啊——！」

姜虞直接把她的手给攥住了。

她目瞪口呆看着姜虞，手腕子在姜虞手中挣扎几下：「孽种！还敢抓我！」

姜虞脸上没什么表情，抓着姜夫人手腕的手却更用力了，捏得姜夫人龇牙咧嘴、骨骼发疼。

吴夫人见状，把小孙子放到地上，摸摸簪子神气道：「行了，姜虞丫头这几年在宫里不受宠，想必也没学什么规矩，无心之失我就不计较了。」

姜夫人狠狠挣开姜虞的手，从身上摸出来一块玉佩：「这玉不如你孙子那块品相好，但多少还是值点钱，你可千万不要生我们家的气……」

吴夫人冷笑：「不必了，这品相的玉我们府上多的是，反倒是你贴身当个宝贝似的放着，我就不夺人所好了。」

姜夫人闻言，握着玉佩的手又紧了紧，强行挤出个笑。

她涨红着脸把姜虞狠狠一推：「道歉！」

姜虞猝不及防被她这么一推，整个人重心不稳往前踉跄摔去，还好前面有个桌子，她眼疾手快伸手撑在了桌子上，这才没有头朝地摔下去。

手重重地磕在桌子尖角上，她疼得皱了皱眉，放在袖袋浅口处的玉佩也跟着掉了出来，「咔嚓」一下砸在桌子上，还滑了半个手掌那么远。

这玉佩呈白紫双色，下面坠着淡青流苏，正是在马车上时温怀璧说值五千两的那个。

姜虞见它被摔了一下，心都在滴血，赶紧要把它拿回来放好。

不料，吴夫人先一步瞧见了那玉佩，伸手将它拿了起来。

这玉佩手感滑腻，一摸就知道价值不菲。

吴夫人感受着玉佩的触感，狐疑地看了姜虞一眼——

这种成色的玉佩根本不像是姜虞能拿得出来的！

难道这丫头在宫中混得还不错？

那她岂不是得罪人了？

想到这里，她背后一阵发寒，正想软下语气开口说句好听的，目光却突然落在姜虞那身衣服上，而后心又落了回去。

这丫头若是在宫中混得不错，何至于穿这等破烂料子？

指不定这玉是从哪儿顺来的呢。

她抓着玉佩的手紧了些，扬起下巴道：「这玉倒还算是马马虎虎。」

姜虞实在是不开心了，她深吸一口气，装模作样：「这种马马虎虎的玉，我宫里面也多得很，吴夫人现在当个宝贝似的抓着.....」

她瞥了一眼吴夫人正抓着玉佩的手，做出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若是喜欢，就赏了您。」

吴夫人脸黑了。

姜虞又哼笑一声，斜眼看她：「陛下对我宠着呢，这种玉在我这儿也就是随便玩玩，砸了听听响。」

吴夫人指着姜虞嗤笑：「外面都传姜美人失心疯，我本来还以为谣言，想叫我家女婿给你打点打点，没想到你是真的失心疯。」

她打量着姜虞的衣裳：「就你？圣宠？」

姜虞先前在马车上听鬼东西说这玉是宫中之物，宫中之物寻常人不敢收，就算是不值钱，砸了毁了也算大不敬。

她看着吴夫人掌中的玉佩，唇角勾起一个恶意的笑，故意激吴夫人砸玉：「吴夫人，您一直抓着这玉当宝贝不松手，别是还

贪我一个失心疯妃嫔的玉吧？」

吴夫人指着她：「你！」

姜虞无所谓道：「算了，说来说去不就是喜欢这块玉嘛，何必闹成这个样子，看起来像没见过世面的似的，我又没说不赏给您？这玉我都是砸着听响，您随意。」

吴夫人虚荣，受不得激：「麻雀就是麻雀，飞上枝头了也是一副穷酸样，真拿着一块破玉当宝贝呢？」

说不定是她看走眼了，这玉就是个假的！

想着，吴夫人拿着那玉就作势狠狠往地上砸。

还没砸下去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走进来两个男人。

进来的是吴老爷和姜老爷。

吴老爷见吴夫人怒气冲冲作势要砸东西，赶忙走上来抓住她的手：「怎么了？」

吴夫人冷笑，摊开手掌把那块玉佩吊在吴老爷面前晃：「这丫头是真得了失心疯，说自己圣眷正隆，拿着块假玉侮辱我！」

吴老爷起初只是漫不经心听着，等瞧见那块玉，突然面色一变。

他伸手把那块玉抢过来，放在手中来来回回翻看检查，最后才抬头呵斥：「你疯了？这是宫里的东西，是圣上的东西，你也敢砸？！」

这话一字不落砸进了姜虞耳朵里，她心里叫了一下温怀璧：

「喂，鬼东西，你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这皇帝的钱罐子你也敢带我去挖，你不怕我掉脑袋了你没地方去？」

温怀璧：「.....」

这罐子里的东西的确都是他赏给邓全的，邓全没地方花才会埋地底下，他堂堂九五之尊犯得着去树下面挖坑藏钱？

他咬牙切齿：「朕都说了朕是皇帝。」

姜虞前言不搭后语，心里小算盘打得啪啪响，敷衍道：「好好好，你是皇帝，我的皇帝陛下，你知道偷皇帝东西是多重的罪吗？」

她嘴里念念有词：「这样吧，改天咱俩去一趟黑市，直接把这些东西当了，到时候换成现银，就算皇帝发现自己东西没了也死无对证，没人会知道东西是我挖走的。」

温怀璧声音凉凉的：「黑市也不敢收宫里的东西。」

姜虞忐忑道：「不赶紧换成现银的话，到时候皇帝醒来发现自己钱没了，还不得把我挂在歪脖子树上用凉水蘸皮鞭抽三天三夜？」

温怀璧：「.....」算了。

他刚想开口说话，突然，吴夫人就指着姜虞的脑门又尖声道：

「好啊！」吴夫人看着那块玉，又上来要扯姜虞袖子，「你一个小小的美人怎么会有圣上的东西？是不是你手脚不干净偷来的？你个小贱人，好歹毒的心思，居然还想骗我砸陛下的玉！」

姜虞正在想法子辩解，还没想出来还嘴的话，温怀璧就夺了她身体的控制权。

他堂堂天子，姜虞不把他放在眼里就算了，如今一个无知泼妇也敢往他头上骑？

他抬眸看着吴夫人，目光发凉：「吴夫人这就不懂了吧？陛下早就许了我贵妃之位，不过是最近龙体欠安才未晋封罢了。」

吴夫人嘲讽：「失心疯！」

温怀璧懒得理吴夫人，转而对吴老爷道：「若是陛下身体大好，你如今见了我也得下跪，谁允许你尊卑不分？」

吴老爷皱眉，刚要说话，就又听见温怀璧道：「这玉是番邦上贡的，陛下叫人雕着给我随便玩玩，切下来的边角料还赏了赵尚书一块吧好像？」

吴老爷和吴夫人听见自家女婿的名字，一愣，脸色变幻。

温怀璧继续道：「赵尚书上朝的时候总是挂在朝服上不离身，是不是？」

赵鉴是李家的人，正好在他与李家暗斗的正中心，吴家夫妇依靠赵鉴才鸡犬升天，更是把赵鉴当神仙供着，哪里会不清楚这些事情？

他想了想，随口挑拨一句：「你们早就知道赵鉴这玉是陛下赏的，怎么，如今见了我这一整块玉佩又有胆子砸，莫不是看陛下昏迷不醒，赵大人属意你们今日来砸这玉？」

吴老爷手脚突然发凉，他抬眸看了一眼「姜虞」，总觉得她话里有话，又觉得这话不是一个宫墙中什么都不知道的女人能说出来的。

这话往深了剖析，意思就是赵鉴站队李家，如今皇帝病重，赵鉴觉得可以直接弑君换人了。

连李家都不敢光明正大弑君，赵鉴哪里敢？

温怀璧能感受到吴老爷惊疑的目光，他笑了笑，无所谓道：

「我听说太后近日也赏了赵大人一对貔貅，赵大人别是想砸了这玉换貔貅吧？也无妨，貔貅好看，我回去一定告诉陛下，说赵大人喜欢貔貅，叫陛下也赏赵大人一对。」

吴老爷大惊失色，赶忙「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娘娘大人不记小人过，内子不过粗鄙妇人一个，什么都不懂，她不是有意顶撞娘娘的，娘娘恕罪啊！」

温怀璧笑笑：「跪什么？吴夫人与赵大人岳母女婿的关系，身为兵部尚书岳母，想必深受赵大人熏陶，什么都懂，吴老爷您怎么能说夫人粗鄙无知呢？」

吴老爷浑身都出了冷汗，赶紧把吴夫人一拽，让她也跟着跪在地上。

他掐了吴夫人一把，在她耳边暗道：「你这泼妇，谁让你在这里撒野？！这姜美人知道的这些都是朝堂之事，必定是陛下告诉她的，陛下告诉她这些，你还敢当她不得宠？」

吴夫人被掐得倒吸一口冷气，眼泪都出来了。

她还想辩驳，就听见吴老爷又低声道：「她如今这话可是在说咱家要弑君！这话若是传出去一星半点，你脑袋还想不想要了？」

吴夫人一个激灵，还没来得及思考，就被吴老爷按着背一推，整个人曲着身、脑袋结结实实磕在了地面上，直接冲着姜虞温怀璧的方向磕了个响头。

温怀璧见状，笑嘻嘻：「别呀，我哪儿受得起尚书岳母磕头？这不是折煞我？」

吴夫人额头都青了一块，她抬起头，眼睛里还有愤怒和不甘。

温怀璧见了她这眼神，于是又不乐意了，装模作样，委屈巴巴地开口：「吴老爷，您看，我与尚书岳母想的一样，我受不起尊夫人磕头，尊夫人也觉得不该给我磕头，您瞧瞧她这眼神。」

他笑嘻嘻道：「今日之事不如算了吧，既然我与尊夫人都不愿意，您何苦再逼着她道歉？」

吴老爷听了这话，气得拳头硬了，脸上的赘肉都在发抖。

他恶狠狠看向吴夫人，又按着她的脑袋磕了几个头：「还不道歉？还不道歉？！」

吴夫人被按着「咣咣咣」又磕了好几个头，终于疼得哭了出来，一边扭着头挣扎，一边道：「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吴老爷松了手，又在她耳边小声道：「你要是不想要脑袋，就尽管继续闹！你个丧门东西，赵鉴家的小妾都骑在咱们女儿头上了，不知道在家帮忙，就会出来害人！」

吴夫人这会儿也缓过劲来了，知道自己再怎么不愿意也得磕头，于是她一个劲地冲着温怀璧和姜虞磕头，脑袋在地上砸西瓜似的砸，额头都磕出了血星子：「是民妇有眼不识泰山，请娘娘大人大量，不要和我生气！」

温怀璧安静了一会儿，耳畔听着咣咣咣的磕头声，心满意足，嘴角勾出一个笑。

过了一会儿，见地上都沾了血，他又瞪大眼装模作样说：「呀！快别磕了，这是出血了？地板怎么就脏了？」

吴夫人赶忙用袖子把血擦了：「没有，没有！」

温怀璧点点头，弯下身去扶吴夫人：「您瞧您，多见外，何必这样磕头道歉？」

吴夫人笑容勉强。

吴老爷也跟着起了身，战战兢兢把玉佩举过头顶，躬着身：

「这玉佩娘娘好生收着，这是陛下对您的心意，勿要再叫不长眼的人磕碰了才好。」

温怀璧沉默一会儿，看着那玉佩不说话，也不动。

屋子里静悄悄的，吴夫人和吴老爷冷汗都下来了，后背的衣服都有些潮。

等他们快站不住的时候，温怀璧才笑了一下，接过那玉佩握在手里随便甩了甩。

眼见着吴家夫妇松了口气，他又把玉佩递到了吴夫人面前：

「姨姨，您不是喜欢这块玉吗？送给您。」

吴夫人都快吓哭了，眼睛里被眼泪浸得湿湿的，背后被冷汗浸得湿湿的。

她摇了摇头：「不，娘娘您.....您留着.....」

温怀璧惋惜，作势要摔了那玉：「您是不是还觉得这玉是假的？不如我.....」

他话还没说完，吴夫人又「扑通」一声跪下了：「民妇不敢！」

温怀璧舒坦了，随手把那玉扔在了旁边的小几上。

他刚准备端一端帝王架子，姜虞就突然抢过了身体控制权。

她慢吞吞转身，把丢在小几上的玉又拿了起来，往袖子里装好：「别扔啊，多贵重！」

温怀璧太阳穴突突直跳：「姜虞，你是不是没见过钱？」

他们在心里说话，旁人听不见。

吴家夫妇不敢起身，就那样跪着。

姜夫人见状，想卖他们个人情，于是走过去扯了扯姜虞：「走了走了，你爹也回来了，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吃午膳，走走走。」

说着，姜夫人就拽着人走了。

吴家夫妇不敢再留在这里，灰溜溜跑了。

许是方才的架势吓到姜夫人了，她按着姜虞坐在餐桌前，左一筷子右一筷子给她夹菜。

姜虞从小到大都是吃剩饭的那个，还没受过这种待遇，她与姜夫人也没什么话可以寒暄，只能尴尬地坐在桌上埋头吃饭。

温怀璧等姜虞说谢谢等了大半天，见她依然安安静静没有要和他道谢的意思，半晌才忍不住道：「不用谢。」

姜虞吃了一口菜，然后皱了皱眉：「啊？」

他咬咬牙：「刚才的事情，不用谢朕帮你。」

姜虞握着筷子的手一顿：「好的。」

温怀璧：「……」说不用谢你就真不谢？

姜虞兴致缺缺看着一桌子菜，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又直接把身体让给了他：「还是要谢的，多吃点，这顿算我请你的。」

温怀璧：？

他握着筷子的手下意识收紧，半晌才送了颗晶莹饱满的虾仁进嘴里，抬起头时却发现姜老爷正眸色深深地看着他。

他握着筷子的手一顿。

姜老爷的目光和他的对上，于是不着痕迹地挪开。

温怀璧叫了姜虞一声：「你爹一直看着朕吃虾仁。」

姜虞在开小差，半晌才回了一句：「对哦。」

温怀璧去夹别的菜：「对什么？」

姜虞：「我小时候有一回掉池塘里差点淹死，被捞起来的时候嘴里还塞了只活蹦乱跳的虾，然后我就再也不吃虾了。」

温怀璧：「……」

他拿着筷子去夹其他的菜，眼睛垂着，叫人看不清他眼中的晦暗情绪。

姜家父母不可能不知道姜虞不爱吃虾，好巧不巧第一顿饭就准备了姜虞最讨厌的虾仁，怕不是听了失心疯的谣言，迫不及待开始试探了吧？

姜虞见他不说话，又道：「这一桌子菜都是我不爱吃的，特别是虾仁，我一口都不吃，你一上来就吃虾，他们会不会把你当妖怪？」

温怀璧面带微笑，语气却是咬牙切齿：「会把你扔进焚化炉，再把你骨灰扬了。」

姜虞翻了个白眼：「那你吐出来吧。」

温怀璧：「.....你吃都吃了。」

姜虞沉默一会儿，突然掌控住身体，舌头抵着喉咙口就开始催吐：「呕——」

一旁一直静静坐着、神情阴郁的姜嫣突然摔下筷子，尖声道：「姜虞，你恶不恶心？！」

姜虞：「呕——」

姜夫人脸色却突然一变，喜上眉梢：「不会是有喜了吧？」

姜老爷听见姜夫人的话，面上的怀疑和阴云散了些，也露出些喜色来：「也是，妊娠之时就喜欢吃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姜虞埋头不搭理，心里补了一句：有喜？那皇帝是个不行的，我有什么喜？

温怀璧听见她的心声，咬牙切齿道：「姜虞！你别一天天坏朕名声。」

姜虞怜悯道：「你干吗一定要把自己代入成那个不行的皇帝？那我祝你儿孙满堂，行了吧？」

温怀璧牙痒痒：「朕刚才还帮了你，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

姜虞拨了拨碗里的米饭：「我这不是好话吗？我都祝你儿孙满堂了。」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在心中交流，彻底把姜家其余三人当成了空气。

姜夫人见姜虞这般冷淡，语气一变：「白眼狼！得宠了连爹娘都不认了。」

她说完这句，便再也没有说过话，又伸筷子给姜嫣夹了些菜。

温怀璧听着姜夫人的语气，突然想起昨天半夜里零零碎碎做的梦。

梦里好像是姜虞的小时候，姜夫人从来不管姜虞，甚至有些像对待仇人，就放任小小年纪的姜虞被府里的仆人欺负，有时候府里的仆人还会骂她两句泄愤，后来姜虞用同样恶毒的话和行为欺负回去，把自己伪装得浑身是刺，那些欺负她的仆人们才消停些。

他轻咳一声：「其实你不必对朕说那么多难听的话，朕又不会欺负你。」

姜虞咬了咬下唇，往嘴里狠狠塞了两口饭，然后有些僵硬道：「我睡会儿，你自己慢慢吃，管够。」

温怀璧还没说话，她就把身体的控制权又给了他。

没过多久，姜老爷和姜夫人就先走了。

温怀璧方才瞧见他们使眼色，于是把筷子往桌上一摔，也走了。

他小心翼翼跟着姜老爷和姜夫人，就见他们进了书房。

他习武，耳力不错，能听清姜家夫妇的对话。

屋子里，姜老爷道：「她以前从来不吃虾仁。」

姜夫人道：「可能真的有喜了，这个白眼狼，姜家养她这么大，进宫得宠了就是这个态度！」

姜老爷沉默一会儿，又道：「我听同僚说，她是得了失心疯、鬼上身，触了陛下霉头被赶回来的。」

姜夫人道：「若是真的有喜怎么办？我看她好像确实得宠，你瞧那个玉佩，还有吴家老爷这个态度！」

姜老爷语气里有认同：「也是，毕竟失心疯只是谣传，后天给她找个郎中看看有无身孕，有了身孕，咱们一家就飞黄腾达了。若是没有，她今日确实反常，到时候再杀她保我们姜家也不迟，反正是个赔钱货！」

温怀璧听他们说到这里，就悄悄离开了。

他试探地叫了姜虞两声，见她不答应，语气又缓和一点：「睡了？」

姜虞呼吸顿了顿，没说话。

他见她不说话，四下又逛了逛，大半天才自言自语道：「睡了也好。」

他又在姜府胡乱走了走，然后找了个婢女带他回屋。

姜虞的屋子在姜府最偏僻的角落，屋子里也没什么金贵家具，素得很。

因为很久没住人了，一打开门就是满屋子的灰，温怀璧嫌弃地皱了皱眉。

他随手摸了摸床褥，发现满床都是灰。

刚才带路的婢女已经走了，温怀璧看着满屋子灰，清清嗓子道：「这是你自己的屋子，你自己起来打扫。」

没人搭理他。

他在飘灰的屋子里站了半天，伸手把面前灰尘扇远：「别装睡。」

隔了许久，没人回应。

温怀璧嫌弃地啐了一声：「怎么睡得和猪一样？」

他见姜虞没回应，于是寻了个还算干净的地方坐下，结果一坐下来就带得满屋子飞灰往身上乱扑，甚至呛得他轻轻咳了两声，于是他赶紧又站起身来，找了个鸡毛掸子把周围的灰给掸干净了。

但周围还是飞灰乱舞，他咬咬牙，又认命地吭哧吭哧拿抹布把桌子椅子都擦了一遍，这才一屁股栽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歇了下来。

他余光瞥见桌上的铜镜：「朕真是欠了你的。」

镜中映出姜虞的脸，白玉似的面颊因为打扫而出了层薄汗，双颊还泛着浅红。

这张脸还是好看的。

他看着镜中的脸，伸手把额角的发丝拨了拨，嘴上偏要说反话：「丑死了，当初怎么被选入宫的？」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扒拉了一下桌上的首饰盒。

首饰盒里放了几根银簪，上面还落了灰，寒酸极了。

他又翻了翻妆台，突然在桌子最底下的抽屉里发现个盒子，盒子里躺着根精致的金簪，一看就价值不菲。

他把簪子拿出来，对着镜子来回比画：「就这根还值点钱。」

说着，他随手转了转那簪子，然后往头发上戴，结果簪子不小心往额头上戳了一下。

姜虞刚才真睡着了，现在又被他戳醒了：「痛！你谋杀吗？！」

温怀璧戴上簪子，照了照镜子：「是，宰了你这头猪。」

她瞥见桌上的首饰盒，直接夺过身体控制权，「啪」地一下把首饰盒给关上了：「你动我首饰盒干吗？」

温怀璧语气嫌弃：「谁家首饰盒里装一盒子灰？你说这是骨灰盒朕都信。」

姜虞伸手掐了一下自己：「是，这就是个骨灰盒，用来装你，行了吧？」

说着，她突然发现屋子里干干净净，于是问：「这屋子是你打扫的？」

温怀璧说话夹枪带棒的：「不然呢？田螺姑娘打扫的？」

姜虞摸了摸桌子，发现桌子上滑溜溜，一尘不染：「你以前不是不干活吗？」

温怀璧轻咳一声：「你也不看看这屋子脏成什么样子了，和猪圈似的，就你这头猪能睡得下去，朕难道和你一样睡猪圈？」

姜虞「哦」了一声，目光又挪到首饰盒上，声音软和了些：「你说你，死都死了，怎么做鬼还臭美？」

她把首饰盒放进抽屉里：「还是不是男人？」

温怀璧深呼吸：「朕这是帮你收拾自己。」

「我哪里不收拾自己？」姜虞指了指自己的脸，「你没瞧见我明和殿里那么一堆胭脂水粉？」

温怀璧控制住身体，又把首饰盒拿出来：「但你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

姜虞抢回身体，摸了摸瘪瘪的荷包：「每天一个人在屋子里戴满头珠翠有什么用？」

她想了想，又道：「哦对，还是有用的，说不定哪天我捋飧捋飧自己还能等着改嫁呢。」

温怀璧声音突然拔高一度：「你敢？朕还没死！」

姜虞打开首饰盒翻了翻：「人家皇帝确实没死，但你死了呀，你都变成鬼夺舍了，你还满脑子想当什么皇帝？」

她想了想，又叹道：「不过皇帝都躺了那么久了，我觉得我离守寡也不远了，还好咱们大邺不搞活人殉葬。」

温怀璧太阳穴突突跳：「姜虞，你是不是嫌自己活得长？」

姜虞拿起首饰盒里的两支银簪：「不啊，我还想再活五百年呢，不过我还得多谢你点拨不是？」

她比了比两支簪子：「说不定我过一阵还真要守寡，若是被放出宫来，我打扮打扮，估计还能改嫁成功。」

温怀璧直接夺过身体控制权，「啪」地一下把首饰盒关上：「不许打扮，花枝招展的给谁看？」

姜虞也一下抢过身体控制权，挑衅似的把首饰盒又打开了：「我爱给谁看给谁看。」

温怀璧嘲讽她：「幼不幼稚啊你？」

他话刚说完，又夺过身体控制权把首饰盒关上了。

两个人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一来一回，首饰盒一开一关一开一关一开一关，突然，「啪」的一声，首饰盒坏了。

姜虞：「你赔我。」

温怀璧：「不就一个破首饰盒嘛，朕以后赔你千个万个。」

姜虞执着：「你现在赔我。」

温怀璧沉默一会儿，突然鬼使神差道：「对了，后天可能会有郎中过来，就你这脑子，到时候身体给朕，朕来应付，郎中来前这几日你我不用担心什么。」

其实他自迎春宴引导太后叫姜虞出宫时，就知道太后会打借刀杀人的算盘。今日见姜家人拿虾仁试探更是意料之中，但现在知道了姜家人的具体计划和行动时间，怎么说也比单单只有心中预判猜测要好。

宫妃虽地位高，但姜虞若死，姜家有的是理由脱罪。太后本意就是要借刀杀人，更不会怪罪什么。此事虽不合礼法，但对于握着权力的人来说，礼法也不过是用来约束别人的罢了。

他语焉不详，若是姜虞先前没听见姜老爷和姜夫人的话，或许也不会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

但姜虞先前是在装睡，她知姜老爷姜夫人因为宫中失心疯的传言，怕此事累及姜家，已经生了要结果她的心思。

她顿了顿，没说什么，只是重复方才的话：「别转移话题，现在赔我首饰盒，二两银子不讲价。」

温怀璧不说话了。

姜虞又叫了他一声，回应她的是一阵做作的鼾声。

她啐了一声，直接也爬上床睡觉了。

这一觉不知睡了多久，等姜虞迷迷瞪瞪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入了夜。

四下万籁俱寂，温怀璧也安安静静的，可能还在睡。

她刚想起身倒杯水喝，鼻间却突然嗅到一阵浅淡的烟味，像有什么东西被点着了。

着火了吗？

她又深吸一口气，而后顺着烟味传来的地方猛然转过头去，入目却是一片血色！

是素白的窗纸上糊住了浓重的红。

苍白的月光透过猩红的窗纸照进来，印在地上，落了满地的血色疮痍。

也只是一瞬的时间，屋子里烟味渐浓。

姜虞被呛得轻咳出声，而后更加浓郁的黑烟趁着她张嘴的间隙一股脑涌入她喉间，惹得她一骨碌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飞扑到门边要开门跑走。

她刚跑到门边，一阵浓郁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而手下也是一片湿漉黏腻。

这门上的猩红分明就是血！

一股寒意自脚底板升起，她铆足了力气往门上一推。

门纹丝不动。

浓烟熏得她睁不开眼睛，强烈的求生欲混着绝望交缠升腾。

她闭着眼屏气又来回用力撞了几下大门，老旧却结实的木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像极了索命鬼的蹑足脚步。

吱呀声响中，她突然听见一阵轻嘲——

「别白费力气了，我的二小姐。」

第 5 节 自抱自泣

姜虞认识这个声音。

这是姜家大管家的声音。

她推门的动作一顿，紧接着却用肩膀狠狠撞在了门上，一双手死死抠着门缝想把门掰开。

大管家姓刘，见门在晃动，又笑：「二小姐，快别白费力气了。」

门外还有个下人，那下人小心翼翼问：「刘管家，二小姐真的不会被烧死吗？我只是个烧柴的下人，担待不起啊！」

刘管家伸手摸了摸门上的铁锁：「大小姐这样也是为咱们好，现在谁不知道二小姐得了失心疯？大小姐说泼狗血焚屋子能烧死妖孽，若二小姐没死，就说明她身体里的妖孽死了；若二小姐死了，就说明她已经变成妖孽了！」

烧柴下人惊疑不定：「那.....我听说二小姐在宫中受宠，若是真死了.....」

刘管家啐了一声：「若她真是妖孽，不杀了她，说不定整个姜家都要被她连累杀头，我们做下人的能逃得过去？」

姜虞听见了他们的交谈，撞门的动作更用力了。

那烧柴下人更加惊疑：「那.....那.....」

刘管家见大门晃动，于是把锁挂得更牢：「那什么那！你担心个什么劲？还不赶紧去后面加柴旺火？」

烧柴下人赶忙应道：「是！」

姜虞听着他们的对话，都快被气笑了，她手指和肩膀生疼生疼，却还是铆足了力气狠狠撞门，想寻条生路。

她被浓烟熏得睁不开眼，头也发昏，于是狠狠咬了一下舌尖，借着痛意来保持清醒。

温怀璧还迷迷糊糊睡着，一下就被舌尖上的痛意给惊醒了。

他下意识张嘴「嘶」了一声，却被浓烟呛了满口。

仅剩的那一点点睡意立马散了去，他猛然清醒过来，环顾四周

——

门窗染血、浓烟滚滚、火光橙红。

他赶忙控制住身体，语气很急：「着火了你不知道跑？」

姜虞奄奄一息：「门锁了。」

温怀璧啐了一声，用茶壶中的水把衣袖打湿，捂住口鼻：「门锁了你就不会爬窗？平时挺聪明的，现在非要死了才好？」

姜虞已经有点撑不住了，她断断续续解释：「其余窗子都锁了，唯一没锁的那扇窗后面是湖，我.....不会游水.....」

温怀璧躬身去扒拉窗户，见窗户果然都锁上了。

姜虞又虚弱道：「没锁的那扇在床后面。」

温怀璧立马往床后面走，伸手一下就把那扇窗打开了。

他垂眸盯着黑沉沉的湖，突然问：「是姜嫣？」

姜虞没说话了，好像晕了。

温怀璧咬牙低低骂了句话，声音含糊，而后他扒着窗户纵身跃了下去，「扑通」一声栽进了湖里。

现在天气在转暖，湖里的水却还是刺骨冰寒，冻得温怀璧手脚发僵。

他好几次都差点动不了，却还是咬咬牙坚持着在冷水里游着，直到快昏过去的时候才突然触到几节阶梯。

他僵直着身体爬了上去。

湖里水凉，夜里风也凉，他一上岸就被冻得抽筋发抖。

他连一点动弹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僵着身体蜷在地上。

没过多久，他就支撑不住昏了过去。

等天光微亮时，姜虞被冷醒了。

身上的衣服还没干，她还微微发着抖。

她四处看了看，就见自己正蜷在河道边上，四周是三三两两的摊贩和零散行人，有些路人见她湿着一身衣服蜷在路边，投来了鄙夷的目光。

姜虞抓着衣服的手紧了紧，她挣扎着起身寻了个没人的巷口，直到小巷的高墙把路人的目光都挡在墙外，她才松了口气，心里唤了温怀璧两声。

她道：「鬼东西？」

没人理她。

她又道：「鬼哥？」

还是没人理她。

她抓着墙壁的手紧了紧：「喂，你不是想我说谢谢吗，你不理我我怎么说？」

温怀璧还是没说话。

她垂眼盯着地面，脚尖也略微用力地踹了踹一旁的石子：「你再不说话，那我也不理你了。」

四下无声。

她正欲再说话，身后却传来个又粗又哑的男声：「哟，小娘子一个人在这，做什么呢？」

姜虞身体一僵。

她听见身后有脚步声靠近，那公鸭嗓也在继续说话，声音离她越来越近：「穿着一身湿衣，这是在等情哥哥？」

那人越来越近，一双手甚至搭在了姜虞肩上。

姜虞觉得自己浑身血液都冻结了，她放在身侧的手紧紧握拳。

壮汉没发现她的异样，捏着她肩膀的大手又收紧了些。

姜虞感觉到他的手在她肩头游移，于是直接微微一转身，一拳打在壮汉的肚子上，另一只手飞快地击落大汉落在她肩头的手。

壮汉没料到她会反抗，猝不及防，被打得后退一步。

姜虞趁着壮汉怔愣，连忙往后又退了几步，与那壮汉拉开了些距离。

她突然想起来自己头上有根簪子，于是又急忙把簪子拔下来握在手里，拿尖锐的簪尖对着那壮汉。

那壮汉见她这副样子，突然笑了，满脸横肉跟着颤动：「哟，还挺有脾气。」

他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搓手往她身边走：「爷爷我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要是乖一点，能少受罪！」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又要捏姜虞的肩，想扯她的衣服。

姜虞看着他越来越近的肥胖身躯和脏手，微微平复了一下呼吸，握着簪子的那只手猛然用力，狠狠往壮汉的胳膊上一扎——

「啊——！！」壮汉痛呼出声。

他「嗖」地一下把手收回来，脸上表情扭曲，眼神愤怒：「小贱货，还敢扎你爷爷我？」

姜虞倒是会一点三脚猫的防身功夫，但眼下身体正虚弱，也没多少力气了。

她抬眼直视壮汉几欲喷火的眼睛，心中盘算着逃跑的可能性，嘴上道：「别过来。」

这是个死巷，巷口就那么大，被壮汉肥胖的身躯堵着，没办法再过一个人。姜虞身后就是墙，她现在要是想跑就只能翻墙，但这墙很高，她暂时体力不支，很难翻过去。

壮汉还在一步步逼近，他表情狰狞：「别过来？你穿着一身湿衣服站在这儿，不就是缺男人？装什么贞洁烈妇？」

姜虞又往后退一步，背脊撞上身后冷冰冰的墙。

那壮汉见她退无可退，伸手就攥起她的胳膊：「还敢捅老子？」

姜虞狠狠挣了一下，没挣开。

壮汉攥着她胳膊的手逐渐用力，把她的胳膊拧得「咯吱咯吱」直响。

一阵剧痛从姜虞手上传来，她咬着牙不让自己叫出声，一双眼睛通红通红。

她还铆着力气和那壮汉拉锯，想把手腕从他手中挣脱出来，可那壮汉力气越来越大，捏得她整只手都开始发麻，最终连握簪子的力气都没了。

「咣当」一声，簪子掉在了地上。

壮汉猥琐一笑，伸手又狠狠一扯姜虞的胳膊。

「咔——」

姜虞疼得大脑空白一瞬，胳膊直接脱了臼。

她双目通红，抬头看那壮汉，好似是真的生气了，伸腿直接狠狠踹在壮汉裆上，趁着大汉松手，扭身扯着那根脱臼了没知觉的胳膊直接挣开了大汉的钳制，拉扯间不时有骨骼咯吱声传出来。

壮汉也没想到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娘们能挣扎这么久，竟还踢了他的要害，他面上惊愕，五官猥琐的一张脸因为惊愕和

疼痛扭曲成一团。

姜虞捂着那只脱臼的胳膊，趁着这个间隙，又踢了壮汉一脚，然后撞开他就往巷口跑。

还没跑出去几步，那大汉就「嘶嘶」喘着气把她拉回来了。

他泄愤似的扇了姜虞一耳光，粗着嗓子骂：「小娼妇，老子今天就在这里办了 you！」

说着，他就开始扯姜虞的衣服。

姜虞完好的那只胳膊被他压着，另一只胳膊根本动不了。

她挣扎也没用，被那壮汉抓着扒掉了外衫，眼看着壮汉就要扒她的中衣，她直接破罐子破摔地往壮汉脸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你算什么东西？渣滓！」

壮汉更生气了：「都要死了还嘴硬？」

姜虞嘴里一股血腥味，她「啾啾」哑笑出声，又往大汉脸上吐了口唾沫：「都要死了才骂你！」

壮汉满眼怒火，用力喘息两声，然后又一巴掌往她脸上呼。

姜虞被他又一巴掌打得偏过头去，头发也被那壮汉拽住了，她被他拎着头发就往墙上撞去，肩膀上的中衣也被壮汉伸手大力撕扯。

她浑身都疼，已经有些头昏了，就听见那壮汉在她耳边狰狞大喝：「今天就是皇帝老子来了，老子也他娘的要当着他的面办了你！老子把你拖到街市上去办，让大家都看着你，看你一会儿还硬不硬气！娼妇！」

他一大串话戳在姜虞耳膜上，震得她耳朵发疼，脑子里嗡嗡作响。

温怀璧就是被他的声音吵醒的。

他一睁开眼就发现浑身都疼，再一转眼就见自己被一个膘肥体壮的大汉抵在墙角，连衣服都被扯坏了些，露出一小片白皙的肩膀。

温怀璧来不及问姜虞什么别的话，一股火气上头，他一个闪身从壮汉的钳制中挣脱开来，另一只手直接掐着脱臼的胳膊，「咔嗒」一声硬生生把脱臼那只胳膊给接了回去。

壮汉见这小娘们突然又有劲了，倾身往前就要继续抓人。

温怀璧直接一脚把他踢远了些，又是一拳砸在壮汉面门上，把壮汉打得鼻血直流，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

他看着壮汉惊恐的目光，又是一脚踹在壮汉脸上，踹得壮汉脸上骨骼都碎裂出「嘎哒嘎哒」的声音。

壮汉的鼻血方才飙出来，溅了些在温怀璧脸上。

他一根手指蹭过脸上血迹，眸中戾气翻涌，提着壮汉的头发在他耳边嘶声问：「皇帝的女人你也配碰？」

壮汉浑身发凉，胳膊肘撑着地面就要往后退。

温怀璧冷笑，正伸腿要再踹他，那大汉却在他落脚之前猛地瞪大了眼，从喉咙里发出杀鸡似的叫声：「啊——」

尖锐嘶哑的叫声惊得一旁鸟雀都飞走了，巷子外面也有几个人闻声凑过来，就见一个满身肥膘的壮汉被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女踹倒在地，而巷口还站了个黑衣男人，那男人面色阴沉地一刀刺进壮汉后腰。

从壮汉后腰飙出的血都溅在了男人的鞋面上。

温怀璧也抬头看去，就见李承昀正面无表情地提刀站在巷口。

壮汉被李承昀一刀刺得蜷在地上打滚，那刀没刺中要害，刀口也不深，是故意折磨人的。

但李承昀似乎没有打算放过壮汉，他微微蹲下身，用带血的刀背敲在壮汉手指上：「哪只手碰的她？」

壮汉嘴里痛苦呻吟着，他的牙刚才就被温怀璧踹掉了，现在说不出话。

李承昀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他看着壮汉口中涌出的鲜血，柔声道：「那就是两只手都碰了？」

他微微动了动腿，一脚踩在壮汉手腕上，让壮汉无法动弹，带血的刀子蹭到壮汉左手的大拇指上，切胡萝卜似的「嘎嘣」一下切断了那根手指。

「啊——」壮汉凄惨号叫，眼睛都翻白了。

李承昀看着他断了的大拇指，眼中笑意浓重，又是一刀切了他的食指，嘴上轻飘飘道：「你太吵了。」

壮汉疼得浑身又是一颤，却咬着唇不敢出声，生怕惹来面前活阎王变本加厉的折磨。

李承昀见他不叫了，兴致缺缺，又切了他的中指：「怎么不叫了，嗯？」

壮汉浑身都在抖，他满脸血污，嘴里还不停吐血，含糊不清道：「不敢了，不敢了，饶命……」

李承昀也不嫌脏，拽着壮汉的头发，把他掉了个方向，让壮汉面对着姜虞。

他在壮汉耳边轻道：「道歉。」

壮汉「嗷呜嗷呜」说不出一句清楚的话，嘴里念着：「对不起，对不起——」

李承昀见壮汉含糊不清地道歉，又按着壮汉在地上磕头：「你道歉就是这样？」

壮汉又开始把头往地上撞，一边磕头一边道歉。

温怀璧在姜虞身体里冷笑：「朕刚才要是不醒，你估计也不会出事，挺好的。」

姜虞虚弱得很，装死不说话。

温怀璧拢好衣服就准备往巷子外面走。

他方才走出两步，李承昀又拦住他，把自己身上的大氅解下来给他披着：「怎么，见着我就跑？」

温怀璧想把大氅解下来扔给李承昀，动手的时候却瞥见姜虞露出小半的肩头，于是最终没把大氅脱下来：「李大人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李承昀轻笑，拽住他的手腕：「可我又救你一命。」

温怀璧要把他手腕甩开：「你不在我也不会出事。」

李承昀目光转向那跪地的壮汉：「等他道了歉再走。」

那壮汉听见李承昀的话，又嗷呜嗷呜地磕头道歉。

李承昀听他说不清楚话，倒是没了逗弄他的耐心，一刀刺穿了他的喉咙。

见壮汉浑身抽搐着倒在地上，最后没了生息，他才冷笑道：「不道歉就死吧。」

温怀璧一直被李承昀攥着手腕，他用力想要把李承昀的手甩开：「放肆！谁给你的胆子动皇帝的女……」

李承昀食指抵住他的唇，打断道：「你不是。」

他弯身把掉在地上的金簪捡起来，手指慢条斯理蹭过其上纹路，轻声细语：「微臣时常想不明白，皇帝的女人怎么会戴着微臣送的簪子？」

温怀璧目光落在那支簪子上，顿时噎着话说不出来了。

这簪子不就是昨日他在姜虞闺房里找到的吗？后来他和姜虞吵嘴，这簪子戴在头上，睡觉也忘了摘。

他心中又叫姜虞一声，语气阴沉：「可以啊姜虞，旧情人送的簪子你不扔，放在妆台下的匣子里当宝贝？」

姜虞依然装死。

她昨日还真没注意温怀璧戴的是这支簪子，当年她看这支簪子贵，没舍得扔，但也没带进宫。

温怀璧见她不说话，气结。

李承昀趁着他怔愣，手上直接一个用力，把他打横抱起来。

温怀璧伸手就要往他身上打。

李承昀却按住他的手：「对街有我一处别院，我带你去清理一下。」

温怀璧心中硌硬极了，浑身发僵，却因为这具身体太过虚弱，终究没能挣脱开来。

他克制不住脾气骂道：「滚！」

李承昀没说话，不一会儿就已经进了院子里，正要把卧室的门打开，但一只手抱着人，开门就不太方便了。

温怀璧趁着他开门的间隙，又狠狠挣了一下。

他这一挣，的确是挣开了李承昀的怀抱，但这具身体没什么力气，他一个没撑住，整个人从李承昀怀中就要摔到地上去。

强烈的失重感扑面而来，姜虞心跳一滞，也不装死了。

她看着面前离她的脸越来越近的地板，下意识惊叫出声：「啊——」

温怀璧真以为她昏了，眼下听见她叫唤，阴阳怪气道：「不装死了？」

他一边说，一边夺过身体的控制权，一只手撑着地，身体一滚，整个人滚进了房间里，而后半跪着用腿撑起身子，站起身来要关门。

李承昀原本要扶他，见他自己站起来了，于是伸手把他头顶的草屑拂落，意味不明道：「既然脏了，就去洗干净。」

温怀璧握在身侧的拳头咯吱作响，他伸手「啪」地一下把门关上了，一拳打在一旁的墙上。

这具身体的胳膊方才脱臼过，他这般动作，姜虞觉得手更疼了。

她浑身都疼，胳膊也疼，被壮汉扇了两耳光的脸也疼，方才摔在地上手也蹭破了皮，现在还被抡着拳头捶墙。

不知道怎么的，她脾气突然上了头。

她抢过身体的控制权，吹了吹自己手上破皮的地方：「挨巴掌的不是你，被轻薄的也不是你，你能不能稍微考虑一下我？」

温怀璧张嘴想辩驳，结果大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他垂眼看着她手上擦破皮的地方，突然很小声说：「行了，今日之事怪我。」

姜虞没说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温怀璧见她一言不发，忍不住又道：「朕没给人道过歉，现在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

姜虞捂着头闭上了眼。

温怀璧见她捂住了脸，过了很久才又问：「哭了？」

没人搭理他。

姜虞其实是头疼，她捂着脸深呼吸一口气，在等头疼缓和。

突然，她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动了一下。

她呼吸一滞，知道是鬼东西要控制她的身体，却没管他。

又过了一会儿，这具身体的头抬了起来，捂在脸上的手也被温怀璧控制着缓缓放了下来。

姜虞看着面前的铜镜，就见镜中的自己突然两手交叉地抱住了自己的身体。

姜虞：「……」这是自抱自泣吗？

她想了一会儿，开口道：「你……」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话音未落，温怀璧突然打断她：「朕只是安慰你一下。」

他扭脸不看镜子，目光落在某处虚空。

姜虞被他的样子逗笑了。

温怀璧被她笑得心里发毛，直接把身体控制权又还给了她。

姜虞撑着脑袋，问他：「你刚才抱我之前说什么来着？」

温怀璧佯装镇定：「什么都没说。」

姜虞微微抬头，看着镜中自己的眼睛，似乎在借镜子和身体里那个鬼魂对视：「哦，你刚才说今日之事怪你——」

温怀璧不装了，语气有点恼：「听见了你还问？」

姜虞咬了咬下嘴唇：「我惊讶，不行吗？你不是从来不道歉吗？是什么让尊贵的鬼哥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她一边说，一边拿了纸笔：「你说说错哪了，立个字据，表示是你亲口承认的。」

温怀璧深呼吸，深深呼吸：「姜美人，朕劝你不要借题发挥。」

「你道歉就是这个态度？」姜虞拿笔蘸了点墨汁，「既然都道歉了，今日咱们就把事情都说个明白，你也把歉——给我道个明白，就说之前……」

她在纸上写下「罪状」两个字，然后写字的动作突然顿了顿。

墨汁在笔尖上挂着晃了晃，然后滴在手底下的宣纸上，氤氲出一点墨迹。

姜虞停笔盯着纸上的墨点许久，舔舔唇重复刚才的话：「之前……」

「之前什么之前，说不出来了是不是？」温怀璧冷哼一声，控制住身体在「罪状」二字上打了大大的一个叉，「你自己倒是说说，朕过来之后帮了你多少忙？」

他在宣纸上写了个「一」，然后道：「和李承欢吵架是不是朕帮你，和吴夫人吵架是不是朕帮你，还有……」

姜虞抢回身体，把笔一摔：「还有你个头！」

她把纸上那个「一」给涂掉：「要不是你控制我身体乱跑，跑到泽君殿门口，我至于和李承欢吵架吗？要不是你迎春宴提我爹，我至于回姜家和吴夫人吵架吗？」

她气呼呼道：「要不是你，我现在好端端躺在明和殿里，穷是穷点，至少有命在吧！」

温怀璧咳了一声，避重就轻：「有命在？你抓着李承欢往地上摔的时候怎么不想有命在？她还算蠢的，你这个性子，若有一日真的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怎么保命？」

姜虞拿着笔在纸上乱涂，「他们不踩着我那条线，我也懒得主动寻人不开心。但他们若是真踩着我的线了，我拼了命也得欺负回去，否则下次他们还会变本加厉欺负我。」

温怀璧又想起梦境中姜虞小时候的过往，禁不住沉默了一会儿。

姜虞没管他，在纸上画了个哭脸：「对了，你是不知道，先前李承欢把我月俸扔粪坑里，是我按着她的脑袋给我捞出来的，她当时哭得特别惨，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敢招惹我。」

温怀璧瞥见纸上的哭脸，突然笑了：「你倒是肆意。」

她伸了个懒腰：「反正爹不疼娘不爱，我爱怎么活怎么活。」

温怀璧没再看镜中的她，他用余光去瞥屋外的天光，很小声叹了口气：「朕挺羡慕你的。」

可能因为羡慕，所以有时候和她相处反而不会克制自己，放纵自己在无人之处和她一样肆意，活成自己羡慕的模样。

姜虞没听清他的话：「你说什么？」

温怀璧把目光转回来，瞥见镜中她有些红肿的脸，转口道：

「朕说，有朕在，你以后得罪了什么得罪不起的人也死不了。」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姜虞也看着镜子，见到了自己脏兮兮的头发，「你要是能少折腾我，我能活得比谁都长。」

温怀璧脸黑了：「朕折腾你？」

姜虞站起身，突然把那张涂得乱七八糟的宣纸撕碎：「算了算了，不和你计较了，你也算救过我，之前那些事情咱们就一笔勾销。」

她把碎纸屑扔进炭盆里：「你以后再用我身体做决定，你得问我。」

温怀璧意味不明「嗯」了一声，算是应了。

姜虞开始抽自己的衣服带子：「你应该也不想和我共用身体吧，到时候你要是有什么法子从我身体里出去，你跟我说，我配合你。」

温怀璧刚想说话，见她开始脱衣服，于是立刻闭眼：「你脱衣服干什么？」

姜虞低头闻了闻自己的味道：「你以为我和你一样不嫌脏？」

温怀璧紧紧闭着眼：「你别到处败坏朕名声。」

姜虞专心洗澡，没搭理他，仔仔细细把每根头发丝都洗干净了才出来。

她换了一套下人的衣服，刚换好衣服，屋外就传来一阵敲门声。

紧接着，几个侍女端着些热腾腾的饭菜走了进来。

李承昀站在侍女们身后，等侍女们送完菜才进来。

这满桌子菜都是姜虞爱吃的，该放葱花的菜也没见半点葱绿，因为姜虞不喜欢葱的味道。

其实鲜少有人会在意她的喜好，姜家人不会，宫里人更不会。

她垂眼看着那些菜，没动。

李承昀见她不动筷子，夹了块排骨往她碗里放：「如意楼的。」

温怀璧轻而易举控制住身体，把碗捂住，心里问姜虞：「如意楼？」

姜虞看着那块排骨：「哦，我以前特别喜欢如意楼的菜，他们家的菜可贵了。」

温怀璧把饭碗推远了点：「宫里厨子不比如意楼的好？」

姜虞幽幽道：「我在宫里天天吃水煮青菜。」

温怀璧：「……」

他不说话，又把碗往远了推。

李承昀拿着筷子的手微微一顿，脸上神情倒是淡淡的：「怎么，不合口？」

温怀璧不说话，也不看他。

李承昀把筷子放下，黑沉沉的眼盯着他半晌，突然笑了，慢条斯理吩咐门口的婢女：「那这厨子也不必做菜了，把他的手剁了喂狗吧。」

门外的婢女们脸上血色尽失。

姜虞终于肯说话了，她又控制住身体：「李承昀，有意思吗？」

李承昀擦了擦手，漫不经心：「本来就是为取悦你才从如意楼请来的，你不吃，他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姜虞把碗推得远远的，瓷碗在桌上划出粗粗的声音：「如今我已嫁人，怕也是取悦不了将军您，您不如把我也剁了算了。」

李承昀没看她，斟了盏茶：「嫁人？」他意味不明道，「一定要因为个外人和我撇得这么清楚？」

说着，他把斟满热茶的茶盏推到姜虞面前，一只手撑着桌沿，压低身子凑近她：「我方才又救你一命，你想与我两清，怎么清？」

他笑得肆意，伸手要摸她的眉眼：「我说过的，你只能属于我。」

姜虞赶紧后退了些，伸手把他的手拍掉。

动作激烈，一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热茶。

滚烫的茶水泼在李承昀手上，他不觉得疼似的，眉头都没皱，掀开袖子拿了张帕子擦去手上水渍。

他的胳膊被烫红了，上面横陈着一条狰狞的疤痕。

姜虞扶起茶盏，目光落在他手臂上的那条疤痕上，突然道：「今日之恩我会叫人备礼物送到将军府，至于五年之前鸾铃之祸一恩，他日若有机会，我必还你。」

五年前是庆和二十六年，初春之时，宸阳城中的新贵们结伴去城外踏青。

彼时，第一次上战场的李承昀凯旋，他出身高贵，又战功赫赫，封了从二品将军，赫然成了宸阳城中所有人的巴结对象，也在受邀踏青之列。

姜家门第不高，没人下帖子给姜家，但姜嫣当着许多人的面央李承昀，说想要一起去踏青，李承昀便也点头应允。

踏青那日，他们一行人前脚刚出宸阳，后脚就有悍匪起义，杀了沿路许多百姓，还要攻皇城宸阳，他们一行出城踏青的新贵也都死于贼寇之手，只有她、李承昀和姜嫣三人幸存。

当时她被马匪劫持，原本该死了的，李承昀杀了许多人，冒死从血海里把她捞了出来。他把她送回宸阳，然后调兵回去镇压马匪，那时候姜嫣还没死，却已经被几个贼寇折磨得奄奄一息。

李承昀带兵平乱，安了民心，又立下大功，升了正二品护国将军。后来有大臣上疏说死的新贵都是先太子门下的，而宸阳外那一片地方恰是当年三皇子所管，种种罪证指向三皇子，先帝震怒，最终将三皇子贬为庶人，流放关外。

三皇子被流放后没多久，太子也屡次遭人弹劾，最终被先帝废黜，幽禁终身。

庆和二十六年春的马贼起义最终被先帝命名为「鸾铃之祸」。

鸾铃之祸后，姜嫣成了全宸阳城的笑柄，被先前定亲的夫家退了婚，甚至还偷偷流掉一个孩子，自此精神失常，逢人就幽怨盯着。

李承昀听姜虞提起鸾铃之祸，又见她目光落在他胳膊上，突然笑出声来：「姜虞，你说我挟恩图报？」

姜虞与他拉开了些距离：「难道不是？」

温怀璧从姜虞脑中的零碎画面瞥见过往，突然出声问她：「你欠他的那条命是鸾铃之祸？」

姜虞分心回应他：「嗯。」

温怀璧沉默一会儿，突然出声道：「你觉得鸾铃之祸是巧合吗？」

姜虞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问，低头玩着杯子不看李承昀，过了很久才对温怀璧说：「其实当年我进宫，是因为他下聘给姜嫣。」

温怀璧夹枪带棒：「朕知道你进宫是因为这个，你看朕像瞎子吗？」

姜虞低头继续玩茶杯：「当年他外出打仗，归途中派人上门提亲，我以为是给我下聘，结果姜嫣拿聘书砸在我脸上，说李承昀终究对她有愧，以前救了我又如何，现在还不是娶她？」

她继续说：「当时我很生气，托人带信给李承昀想见他一面，问问他事情是不是真的像姜嫣说的那样，但他忙他的事情，没见我也没回信，也没退婚。」

温怀璧「啧啧」两声：「然后你就进宫祸害朕？」

姜虞暗搓搓翻了个白眼，继续说：「我进宫后一直在想，其实李承昀从小就是这个性子，什么都比不上他的功业权力，我于他真正所图相比不过沧海一粟而已。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就开始琢磨别的事。」

不等温怀璧说话，她又分析道：「我想过当年的鸾铃之祸，那些贼寇更多都在打其余人，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那边的贼寇明显比其余人那里的少？」

「而且当年同行的还有护国将军，你知道护国将军吗？他是李承昀的师父，武艺高强，也死在马贼手里，但李承昀不仅能活着，还能救出我，你不觉得太蹊跷了吗？」

温怀璧安静听着，听完后哼笑一声：「朕看你脑子倒也不蠢。」

姜虞把杯子敲在桌上：「你觉得我蠢？我哪里蠢？！」

温怀璧头大：「朕什么时候说你蠢了？朕刚才说你不蠢。」

他们的对话全在脑海里，李承昀就见姜虞低头一言不发玩茶杯。

他也沉默了很久，然后突然凑近她，攥住她的手腕逼她看他：「我挟恩图报？我所图除了你还有什么？」

姜虞被他掐得倒吸一口气，甩手挣扎：「李大人图什么自己清楚！你弄疼我了，放开！」

温怀璧直接抢过身体控制权，反手挣脱，反制住了李承昀的手。

李承昀见「姜虞」反抗，微微挑眉，逗猫似的敲了敲他的麻筋。

姜虞这具身体如今都是伤，手臂先前还脱臼过一回，眼下确实没什么太大的力气。温怀璧手麻了，还僵着手肘顶了一下李承昀，与他拉开距离。

李承昀漫不经心和他过了两招，而后突然在温怀璧旋身躲避时拿出那支金簪插在他发间，另一只手微微用力把温怀璧扣在怀中，拿着簪子的那只手还顺势把簪子拨了拨方向。

温怀璧反手又是一顶，旋身挣开他。

姜虞在身体里冷嘲：「就这？」

温怀璧黑着一张脸，铆足了力又挣了开来，心里对着姜虞道：「是你身体不行，朕要是在自己身体里，他早死了。」

姜虞听他说了一串子话，刚想嘲讽两句，李承昀就在一旁开口轻嘲：「花拳绣腿。」

李承昀顺势松了手，没继续把人钳制在怀里，只是贴近了柔声笑：「姜虞，你那些三脚猫的防身功夫都是我教的，要治你轻而易举。」

他于「姜虞」耳边哑声笑，意味不明道：「不过方才有一招我从未教过你。」

温怀璧掩在袖袍下的手微微紧了些，面上表情没什么变化：「我只能会你教我的？」

李承昀又把「姜虞」头上那支金簪固定了一下，答非所问：「太后最近对你倒颇有些兴趣。」

温怀璧的眼睛眯了眯，并未抬手阻止李承昀固定簪子的动作。

他原本想把簪子取下来，但李承昀这话里藏了刀，明明白白在暗示姜虞，太后在盯着她。姜虞若是把簪子取下来，披头散发走出去，必然会被街上的人注意到，许是碰见太后耳目也说不定。

他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我一个小小的美人，太后能对我有什么兴趣？」

李承昀看着他头上金簪，哂笑：「许是因为你与我纠缠不清，姜、美、人。」

温怀璧与他拉开了些距离，转身就往别院外跑：「谁与你纠缠不清？」

院子里的婢女和护院见状就要去追，李承昀却突然抬了抬手：「让她走。」

他正站在太阳底下，今日穿着一身黑色绣暗金线蟒袍，衣衫上的异兽在黑底袍衫上蛰伏，偶尔会断断续续流过些金色的光。

护院们不敢抬眼直视他，听见他的吩咐后，又退回了原地。

李承昀的手指在佩刀上轻轻敲了敲，半晌才唤来一个护院：「去悄悄跟着她。」

那护院得了命令就走了。

下午的时候，那护院又灰溜溜回来了，战战兢兢对李承昀道：「属下无能，将姑娘跟丢了。」

「如何跟丢的？」李承昀语气很淡，也不知道生没生气。

「她离开别院后叫了辆马车，后来那马车在宸阳城外的荒山停了，我在后面等了很久没见她下车，去掀开帘子一看才发现车上没人！」那护院又告罪道，「属下无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马车。」

李承昀笑出声来，伸手在护院的脖颈上游移一会儿，然后猛然用力，直到听见骨骼碎裂声才放手：「废物，自然是发现你的时候离开的马车。」

他拿了张帕子净手，语气慵懒，对着空气唤了句：「备车。」

话音方落，就从房梁上落下来个黑影。

那人对地上护院的尸体视而不见，躬身向李承昀道：「大人，咱们去哪？」

李承昀站起身来，摸着佩刀轻轻笑了：「进宫与姑母聊聊天，恰好.....问问姜美人是何时学的追踪之术。」

姜虞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唯一会的就是李承昀从前教的一些三脚猫防身功夫和马术，自然不可能精通追踪之术。

但温怀璧习武，即便如今不在自己的身体里，察觉到被人跟踪也是轻而易举的。

他从李承昀的别院出来后就留了个心眼，上了马车引得李承昀派来跟踪的小厮跟了一下午，才在一处树木繁盛的地方跳了车，往相反方向的孤鸿寺而去。

孤鸿寺在宸阳城外的放鹤山山脚下，香火繁盛，寺中僧侣们不乏能人异士。

温怀璧去孤鸿寺兜了一圈，找了寺中无厄高僧作法事，最后无厄给了他一个草人，草人里面硬邦邦的，无厄说草人里放了块叫作魂引的木头牌子。

他没拆开看，拿着草人就宝贝地往怀里揣。他左藏右藏又怕揣在怀里弄丢了，最终决定把草人戴脖子上。

姜虞昏昏沉沉发了会儿呆，一回神就发现他在脖子上挂了个黑乎乎脏兮兮的草人，她嫌弃道：「这什么鬼东西？」

温怀璧爱惜地摸着那个草人：「这是奇妙小草人，可以抚平朕心里的创伤。」

姜虞：？

她控制住身体，把那小草人从脖子上摘下来要扔：「丑死了，不戴。」

温怀璧急道：「这草人可以帮朕回到自己身体里！」

闻言，姜虞赶忙把草人戴回了脖子上，还拍了拍上面的灰：「你是说戴上它，你就能从我身体里出去？」

温怀璧语气凉凉的：「你还巴不得了？」

姜虞摸了摸小草人：「那当然，上午不是答应了配合你吗？」

说着，她又掰着手指和他数：「而且我也不想你天天和我共用身体啊，你看你吃我的睡我的，答应给我钱，结果带我去挖了皇帝的钱罐子，里面一堆东西也不能当。」

她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你这里欠我的怎么还？」

温怀璧掌控住身体，把她正在计数的手指收了回去：「吃你的睡你的？你姐就差把你烧成灰给扬了，朕九死一生游水救你一命，还占到你便宜了是不是？」

姜虞闻言，突然沉默了。

她也没抢身体的控制权，就一个人安安静静不说话。

温怀璧叫了辆马车回宸阳，起初还没察觉到不对劲，直到马车快到姜府门口了，他还没听见她说半句话，这才后知后觉意识到不对劲。

他的手好像无处安放一样，局促地抓了抓小草人，又开始摆弄车帘，最后开始玩衣袖上的刺绣：「一点破事，有什么好伤心的？」

姜虞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话：「嗯？什么？」

温怀璧开始扯草人上的稻草，把上面的麻绳扯出麻絮：「朕现在在你身体里，谁欺负你就是不把朕放在眼里，朕替你.....」

姜虞直接掌控住身体，打断他的话，把小草人揣回怀里：「你扯它干吗？扯坏了怎么办？」

温怀璧脸色发黑，掀开车帘深呼吸了几下。

姜虞没和他抢，继续道：「再说了，谁说我伤心？我刚刚是在想怎么能出一口恶气！」

说着，马车已经停了，就停在姜府外的斜巷子里。

温怀璧给了马夫几文钱，掀帘子下了车。

站在斜巷口，能瞧见姜府的大半个牌匾，他手指敲了敲石墙：「那你想到了吗？」

姜虞也瞧见了姜府牌匾，理不直气也壮：「还没！我都没想好报复的法子呢，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温怀璧哼笑一声，敲了敲墙壁，然后慢悠悠往姜府偏门走。

他寻了个没有护院的墙头，仰头看其上瓦砾：「你说朕回来干什么？」

姜虞小声嘀咕：「我哪儿知道？」

温怀璧撑着墙就开始往上翻：「当然是回来报仇，这世上想弄死朕还能安稳活着的人……」

他喘了口气，一个用力跃过墙院，稳稳当当落在地面上，才继续一字一顿说完方才未尽的话：「还、没、出、生！」

点击下方专栏，继续阅读第 6 节《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